

卷三

書名 毛詩註疏二十卷
撰者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陸德明音義，唐孔穎達疏
卷 卷三
內容分類 經詩唐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編號 A1457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145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毛詩註疏二十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毛詩註疏卷第一

一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陸德明音義曰周南周者代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岐

山之陽於漢屬扶風美陽縣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陽而先被南方故序云化自北而南也漢廣序又云文王之道被於南國是也○關雎七言反依字且邊且音子餘反旁或作鳥故訓舊本多作故今或作詁音古又音故傳音直戀反案詁故皆是古義所以兩行然前儒多作詁解而章句有故言郭景純注爾雅則作釋詁樊孫等爾雅本皆正義曰關雎者詩篇之名既以關雎

毛詩註疏卷第三

三之一

毛詩註疏卷第三

三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鄘柏舟詁訓傳第四

陸曰：鄘音容。鄭云：糾都以南，東曰：鄘王云：王城以西曰：鄘也。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及古同

僖侯之世子。

○共音恭。下同。姜居羊反。共姜共伯之妻也。婦人從夫謚。姜姓也。蚤音早。

僖許其反。史記作：

○正義曰：祚。柏舟。章章七句。至以絕之。釐。曹大家音僖。

其姜自誓也所以自誓者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不嫁其父母欲奪其意而嫁之故與父母

母誓而不許更嫁故作是柏舟之詩以絕止父母奪已之意此誓云已至死無他心與鄭伯誓母云

不及黃泉無相見皆豫爲來事之約卽盟之類也言衛世子者依世家共伯之死時釐侯已葬入釐

侯羨自殺則未成君故繫之父在之辭言世子以別於衆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之類也春秋

公羊之說云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旣葬稱子左氏之義旣葬稱君與此不同此詩便文說事非史策屬辭之例也言共伯者共謚伯字以未成君故

不稱爵言早死者謂早死不得爲君不必年幼也世家武公和篡共伯而立五十五年卒楚語曰昔

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篤微于國則未必有死年九十五以後也則武公卽位四十二以上共

伯是其兄則又長矣其妻蓋少猶可以嫁喪服傳

曰夫死妻禪子幼子無大功之親妻得與之適人

是於禮得嫁但不如不嫁爲善故云守義禮記云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

興也中河河中

云舟在河中

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

○汎芳劖反處昌慮反

髡彼兩髦

實維我儀

傳

髡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

飾儀匹也

變

云兩髦之人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故

我不嫁也禮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纏笄總拂髦冠綾

纓○髡本又作仇徒坎反髦音毛說文作鬟音同禮子生三月翦髮爲髦長大作髦以象之髦音丁果

反昧莫背反朝直遙反櫛側乙反纓色蟹反又色綺反總子孔反綾汝誰反矢誓靡無之至也至已之死信無它心音他母也

天只不諒人只傳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不信我天謂父也

○只音紙亮本亦作諒力尚反

疏

況彼至入只○正義曰言況

河是其常處以興婦人在夫家亦是其常處今我既在夫家矣又髡然著彼兩髦之人共伯實維是我之匹耦言其同德齊意矣其人雖死我終不嫁而父母欲奪已志故與之誓言已至死誓無變嫁之心母也父也何謂尚不信我也而欲嫁我哉○傳髦者至之飾○正義曰旣夕禮云旣殯主人脫髦註云兒生三月翦髮爲鬚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爲之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髦之形象未聞內則註云髦者用髮爲之象幼時簪其制未聞髮至眉亦無文故鄭

云其制未聞內則云子事父母總拂髦是子事父母之飾也言兩者以象幼時簪則知簪以挾凶故兩髦也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髦註云士旣殯而脫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士之旣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則脫髦諸侯小斂而脫之此共伯之死時僖侯已葬去髦久矣仍云兩髦者追本父母在之飾故箋引世子昧爽而朝明君在時事也髦者事父母之飾也若父母有先死者於死三日脫之服闋又著之若二親並沒則因去之矣玉藻云親沒不髦是也○傳兩髦至綾纓○正義曰以共伯已死不忍斥言故以兩髦言之也世子昧爽平旦而朝君初亦如是櫛髦乃櫛纓笄內則註云纓所以韜髮者也笄今之簪則著纓乃以簪約之又著總又拂髦而著之故內則註云拂髦振去塵而著之旣著髦乃加冠又著綾纓然後朝君也禮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寢門外朝卽昧爽也又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世子亦是命士以上故知昧爽也文王之爲世子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者鄭玄云文王之爲

世子也非禮之制故不與常世子同也內則云子事父母鷄初鳴端韁紳註云端玄端士服也庶人以深衣然則命士以下亦於鷄鳴之時朝者命士以下當勉力從事因早起而適父母之所不主爲朝也異宮者則敬多故內則註云異宮崇敬是也但文王之爲世子加隆焉故鷄初鳴而至寢門耳內則云子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櫛纏笄總拂髦冠綾纓端韁紳搢笏謂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昧爽而朝更不言衣服之異則纏笄以下同故云亦櫛纏笄總拂髦冠綾纓也禮記文王世子云親疾世子親齊玄冠而養蓋亦衣不端矣不并引端韁紳搢笏者以證經之兩髦故盡首服而已士冠禮曰皮弁笄爵弁笄註云有笄者屈組爲絃無笄者綾而結其條然則此冠言綾纓則無笄矣上言纏笄者爲纏而著笄也問喪曰親始死鷄斯註云鷄斯當爲笄纏是著纏必須笄也○傳天謂父○正義曰序云父母欲奪而嫁之故知天謂父也先母後天者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髡彼兩髦貫維我取其韻句耳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髡彼兩髦貫維我

特傳特匹也○特如字韓詩作之死矢靡慝傳慝邪也○慝他得反

母傳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宣公卒

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惠

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

夫人

○牆在艮反茨徐資反頑五鰥反宣公庶子昭伯名也烝之升反載馳序註同

疏

牆

夫三章章六句至不可道○正義曰此註刺君故以宣姜繫於君謂之君母鷄之奔奔則主刺宣姜與頑亦所以惡公之不防閑詩人主意異也○國宣公至夫人○正義曰左傳閔三年曰初惠公之

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服虔云昭伯衛宣公之長庶伋之兄宣姜宣公夫人惠公之母是其事也

牆有茨不可埽也

傳

興也牆所以防非常茨蒺藜也欲埽去之反傷牆也

經

云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今其宮

內有淫昏之行者猶牆之生蒺藜

○蒺音疾藜音梨去丘呂反下同行

下孟

中蕡之言不可道也

傳

中蕡內蕡也

經

云內蕡

之言謂宮中所蕡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

○蕡本又作邁古候家之非

反韓詩云中蕡中夜謂淫僻之言也

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傳

於君醜也

疏牆有至醜也○正義曰言人以牆防禁常今上有蒺藜之草不可埽而夫之欲埽去之反

傷牆而毀家以興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之非法今宮中有淫昏之行不可滅而除之欲除而滅之反違禮而害國夫人旣淫昏矣宮中所蕡成此頑與夫人淫昏之語其惡不可道所可道言之於君醜也君奈何以不防閑其母至今有此淫昏○傳中蕡內蕡○箇內蕡至之語○正義曰媒氏云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註云陰訟爭中蕡之事以觸法者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掩其上而棲其下使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卽引此詩以證之是其蕡合淫昏之事其惡不可道也牆有茨不

可襄也

傳襄除也中蕡之言不可詳也

傳

詳審也

如字韓詩作揚揚猶道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長惡長也牆有茨不可束也

傳

束而去之中蕡之言不可讀也

傳

詳讀

抽也

傳

云抽猶出也

疏

上云不可詳則此爲讀誦於

義亦通必以爲抽者以讀誦非宣露之義傳訓爲抽箋申抽爲出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傳辱辱君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

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夫人

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人君小君也或者小字誤

作人耳

○借疏君子偕老三章首章七句二章九音皆正義曰作

君子偕老詩者刺衛夫人也以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也毛以爲由夫人失事君子之道故陳別有小君內有貞順之德外有服飾之盛德稱其服

宜與君子偕老者刺今夫人有淫泆之行不能與

君子偕老偕老者謂能守義貞潔以事君子君子雖死志行不變與君子俱至於老也經陳行步之容髮膚之貌言德美盛飾之事能與君子偕老者乃然故發首言君子偕老以爲一篇之總目序則反之見內有其德外稱其服然後能與君子偕老各自爲勢所以倒也鄭以爲由夫人失事君子之道故陳此夫人旣有舉動之德服飾之盛宜應與君子俱至於老反爲淫泆之行而不能與君子偕老故刺之此人君之德謂宣姜服飾之盛行止有儀不謂內有其德也○**○**夫人至誤作人○正義曰以上篇公子頑通乎君母母是宣姜故知此亦爲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以言刺夫人故知人君君碩人傳曰人君以朱纓鑪亦謂夫人也夫人雖理得稱人君而經傳無謂夫人爲人君者故箋疑之云或者小字誤作人耳俗本亦有無此一句者

定本

有之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

能與君子俱老乃宜居尊位服

盛服也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

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

云珈之言加也副既

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

○副芳音加編蒲典反或必仙富反

反別彼列反搖餘招反委委佗佗如山如河

委委

者行可委曲縱迹也佗佗者德平易也山無不容河

無不潤○委於危反註同佗待河反註同韓詩云德

之美貌行下孟反舊如字委曲如字易以鼓

反象服是宜

象服尊者所以爲飾

云象服者謂

揄翟闌翟也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

象日月星辰之屬○榆音遇字又作榆狄本亦作翟

王后第三服曰榆狄觀古亂反又

官音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有子若是何謂不善乎

云子乃服飾如是而爲不善之行於禮當如之何深疾之

○行不孟反又下同疏

君子至之何○毛以爲言夫人能

著衡笄以六珈玉爲之飾旣服此服其行委委然行可委曲佗佗然其德平易如山之無不容如河之無不潤德能如是以象骨飾服而著之是爲得宜此子之德與服相稱以此可謂不善云如之何乎言其宜善也今之夫人何以不善而爲淫亂不能與君子偕老乎○鄭以爲言此夫人宜與君子偕老何者今夫人既有首服副笄而著六珈又能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榆翟闌翟得其宜服飾如是宜爲善以配君子今子今子之反爲不善之行欲云如之何乎深疾之○傳能與至尊卑○正義曰副者祭服之首飾追師掌

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註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紩矣服之以告桑也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髢服之以見王是也言編若今假紩者編列他髮爲之假作紩形加於首上次者亦鬚他髮與已髮相合爲紩故云所謂髮髢是編次所以異也以此笄連副則爲副之飾是衡笄也故追師又云追衡笄註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惟祭服有衡笄垂于副之兩傍當耳其下以紩懸瑱是也編次則無衡笄言珈者以玉珈於笄爲飾后夫人首服之尤尊故云珈笄飾之最盛者此副及衡笄與珈飾惟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下則無故云所以別尊卑也。○**文**珈之至未聞。正義曰以珈字從玉則珈爲笄飾謂之珈者珈之言加山副既笄而加此飾故謂之珈如漢之步搖之上飾也步搖副之遺象故可以相類也古今之制不必盡同故言古之制所有未聞以言六珈必飾之有六但所施不可知據此言六珈則侯伯夫人爲六王后則多少無文也。○**文**委委

至不潤○正義曰傳以陳人君之德而駁宣姜則以爲內有德也釋訓云委委佗佗美也李巡曰寬容之美也孫炎曰委委行之美佗佗長之美郭璞曰皆佳麗美艷之貌傳意陳善以駁宣姜則以爲內實有德其言行可委曲德平易李巡與孫炎略同則委委佗皆行步之美以內有其德外形於貌故傳互言之委委者行可委曲佗者德平易也由德平易故行可委曲德平易卽如山如河是也鄭以論宣姜之身則或與孫郭同爲宣姜自佳麗美艷行步有儀長大而美其舉動之貌如山如河耳無取於容潤也。○**文**象服至爲飾○正義曰以下傳云褕翟羽飾衣則象服則非首服也以象骨飾服則書傳之所未聞下云非畫羽也言服則非禘明以象骨飾服惟尊者爲然故云尊者所以爲飾象骨飾服經傳無文但推此傳其理當然。○**文**象服至之屬○正義曰箋以經言象服則非首服也以象骨飾服則書傳之所未聞下云其之翟也明此爲褕翟闕翟也翟而言象者象鳥羽而畫之故謂之象以人君之服畫自月星辰謂之象故知畫翟羽亦爲象也故引古人之象以證之臯陶

謨云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絲繡是也自日至黼黻皆爲象獨言日月星辰者取證象服而已故略之也○
傳有子至不善○正義曰傳意舉善以刺惡故反其言以激之可謂不善言其善也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

傳

玼鮮盛貌

翟闌翟羽飾衣也

傳

云侯伯夫人之服自褕翟而下

如王后焉

○玼音此又且禮反說文云新色鮮也字林云鮮也音同玉篇且禮反云鮮明貌本

云毛及呂忱並作玼解王肅云顏色衣服鮮明貌本或作瑳此是後文瑳今王肅註好美衣服潔白之貌若與此同不容重出今檢王肅本後不釋不如沈所言也然舊本皆前作玼後作瑳字鮮音仙

髽髮

云髢髮也不潔者不用髢爲善

○鬒眞忍反說文云髮稠也服虔註

如雲不屑髢也

傳

鬒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屑潔也

左傳云髢美爲鬒眉蘇節

反

髢徒帝反

反

皮寄反

反

塞耳也

反

所以摘髮也

反

瑱吐殿反充耳也

反

擿勑帝

音同本又作擿

又作擿並作

反

擿音丁革反擿音直戰反

反

揚且之晳也

傳

楊眉上

反

廣晳白晳

○且七也反徐子餘

反下同晳星曆反

反

胡然而天也

反

胡然而

帝也

傳

尊之如天審諦如帝

傳

云胡何也帝五帝也

何由然女見尊敬如天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莊與反爲淫昏之行

○諦音帝莊如字本又

反

作壯側亮反與音餘

反

此今其鮮盛之翟衣也又其鬒髮如雲言其美長不

用髮而自潔美也又以玉爲之瑱也又以象骨爲之拂也又其眉上揚廣且其面之色又白晳旣服飾如

此其德又稱之其見尊敬如天帝何由然見尊敬如天乎由其瑱實如天何由然見尊敬如帝乎由其審諦如帝故能與君子偕老今夫人何故淫亂而不瑱實不審諦使不可尊敬乎○鄭以指據宣姜今爲淫亂故責之言夫人何由見尊敬如天乎何由見尊敬如帝乎非有衣服之盛顏色之莊與旣由衣服顏色以見尊敬何故反爲淫昏之行乎○傳榆翟至飾衣○正義曰傳以翟雉名也今衣名曰翟故謂以羽飾衣猶右手秉翟卽執眞翟羽鄭註周禮三翟皆刻縷爲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爲飾不用眞羽孫毓云自古衣飾山龍華蟲藻火粉米及周禮六服無言以羽飾衣者羽施於旌旂蓋則可施於衣裳則否蓋附人身動則卷舒非可以羽飾故也鄭義爲長○傳鬢黑至美長○正義曰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有仍氏生女鬢黑而其美光可以鑒名曰玄妻服虔云髮美爲鬢詩云鬢髮如雲其言美長而黑以髮美故名玄妻是鬢爲黑髮也○傳髢髮至爲善○正義曰髢一名髮故云髢髮也說文云髢益髮也言人髮少聚他人髮

蓋之哀十七年左傳曰衛莊公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髡是也不潔髡者言婦人髮美不用他髮爲髮而自潔美故云不用髮爲善○傳瑱塞至摘髮○正義曰旣夕記云瑱塞耳充耳是也或曰充耳淇澳云充耳琇瑩是也以象骨搔首因以爲飾名之曰撓故云所以摘髮葛屨云佩其象撓是也○傳尊之至如帝○正義曰傳互言之言尊之如天明德如天也言審諦如帝則亦尊之如帝故經再云胡然也運斗樞云帝之言諦夫人審諦似帝德故云如帝則如天亦然元命包云天之言瑱則此蓋亦爲瑱取其瑱實也毛不明說天帝同別不可知也二者皆取名以見德也此章論祭服言其德當神明故尊之以比天帝卒章論事君子見賓客之服故以美女言之是以內司服註引詩國風曰玼兮玼兮其之翟也下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言其德當神明又曰瑳兮瑳兮其之展也下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言其行配君子二者之義與禮合矣鄭雖非舉善駁惡其以類相配與傳同也○傳帝五帝至之行○正義曰

天帝名雖別而一體也以此別設其文爲有帝王之
其名靈威仰赤帝其名赤熛怒黃帝其名含樞紐白
帝其名白招拒黑帝其名沕光紀是也此責夫人之
辭故言何由然而見尊敬如天帝乎非由衣服之盛
顏色之莊與是覆上以責之此云反爲淫昏之行卒
章箋云淫昏亂國者以下經云差兮瑳兮其之展也
邦之媛也因有邦文故言亂國瑳兮瑳兮其之展也

蒙彼縷縷是紲袢也

傳

禮有展衣者以丹穀爲衣蒙

覆也縷之靡者爲縷是當暑袢延之服也

云后妃

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縷縷之蹙蹙者展衣夏則裏
衣繻縷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展衣字誤

禮記作禮衣

○差七我反說文云玉色鮮白展涉戰

反註展衣皆同沈張輦反縷側救反靡

也縷勅之反泄息列反袢符袁反穀戶木反延以戰
反又如字蹙子六反衣於旣反著也下裏衣同裏如
字舊音吏見賢遍反於君子一本無子字禮陟戰反

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

傳

清視清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滿展如之人兮邦之

媛也

傳

展誠也美女爲媛

傳

云媛者邦人所依倚以

爲媛助也疾宣姜有此盛服而以淫昏亂國故云然

○媛于春反韓詩作疏援取也倚於綺反瑳兮至媛也○毛以爲言夫
援取也倚於綺反人能與君子偕老者故服此
瑳兮瑳兮其鮮盛之展衣以覆彼縷縷之上縷縷是
當暑繼去袢延蒸熱之服也子之夫人非直服飾之
盛又目視清明而眉上平廣且顏角豐滿而德以稱
之誠如是德服相稱之人宜配君子故爲一國之美
女兮今夫人何爲淫亂失事君子之道而不爲美女
之行乎○鄭以言宣姜服飾容貌如是故一邦之人

依倚以爲媛助何故反爲淫昏之行而亂國乎○傳
禮有至之服○正義曰言衣服之內有名展衣者其
衣以丹穀爲之以文與縷繩相連嫌以繩爲之故辨
其所用也繩者以葛爲之精曰繩麤曰紺其精尤細
靡者縷也言細而縷縷故箋申之云縷繩繩之惑蹙
者言是當暑祚延之服諸謂縷繩是繼祚之服展衣
則非是也繼祚者去熱之名故言祚延之服祚延是
熱之氣也此傳言展用丹穀餘五服傳無其說丹穀
亦不知所出而孫毓推之以爲禕衣赤穀翟青闕翟
黑鞠衣黃展衣赤祿衣黑鞠名與翫同雖毛亦當色
黃祿衣與男子之祿衣名同則亦宜黑然則六服逆
依方色義或如毓所言以婦人尚華飾赤爲色之著
因而右行以爲次故禕衣赤穀翟青闕翟黑次鞠衣
鞠衣宜白以爲疑於凶服故越取黃而展衣同赤因
西方闕其色故祿衣越青而同黑也二章傳曰穀翟
闕翟羽飾衣則禕衣亦羽飾衣禕衣以翬鳥羽飾翟
以搖鳥羽闕翟次穀翟則亦用搖羽矣但飾之有闕
少耳○箋后妃至禮衣○正義曰箋不同傳故云后

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言宜者無明文周禮之註差
之以爲然也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禕翟闕翟
鞠衣展衣祿衣鄭司農云展衣白鞠衣黃祿衣黑玄
謂鞠衣黃桑服也色如翫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
薦鞠衣于先帝告桑事也祿者實祿衣也男子之祿
衣黑則是亦黑也六服備於此矣以下推次其色則
闕翟赤穀翟青禕衣玄是鄭以天地四方之色差次
六服之文以士冠禮爵弁服皮弁服之下有玄端無
祿衣中喪禮爵弁服皮弁服之下有祿衣無玄端則
祿衣當玄端玄端當黑則祿亦黑矣以男子之祿衣
黑知婦人之祿衣亦黑祿衣上有展衣鄭司農云展
衣白上又有鞠衣以色如翫塵故取名焉是鞠衣黃
也三服之色以見矣是從下依行運逆而爲次惟三
翟之色不明故云以下推次其色闕翟赤穀翟青禕
衣玄也又解展衣之裏不恒以繩而云蒙彼縷繩者
衣展衣者夏則裏之以縷繩作者因舉時事而言之
故云是繼祚也定本云展衣夏則裏衣縷繩俗本多
云冬衣展衣蓋誤也又解展衣所用云此以禮見於

君及賓客之盛服玉藻云一命禮衣喪大記曰世婦以禮衣是禮記作禮衣也定本云禮記作禮無衣字司服註以展爲聲誤從禮爲正以衣服之字宜從衣故也○**傳**清視至廣揚○正義曰以目視清明因名眉爲清故此云清視清明也揚者眉上之美名因名眉目曰揚故猗嗟云美目揚兮傳曰好目揚眉是也既名眉爲揚目爲清明因謂眉之上眉之下皆曰揚目之上目之下皆曰清故上傳曰揚眉上廣此及猗嗟傳云揚廣是眉上爲揚野有蔓草傳曰清揚眉目之間是眉之下爲揚目之上爲清猗嗟傳又曰目下爲清是目之下亦爲清也釋訓云猗嗟名兮目上爲名郭云眉眼之間是目上又爲之名也猗嗟名兮旣爲目上故知美目清兮清爲目下○**傳**美女爲媛○正義曰釋訓文孫炎曰君子之援助然則由有美可以援助君子故云美女爲媛箋以爲責非夫人之辭依爲美女故知邦人依之爲援助是舉其外責其爲內之不稱故說各殊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傳**衛之公室淫亂謂宣惠之世男女相奔不待媒氏以禮會之也世族在位取姜氏弋氏庸氏者也竊盜也幽遠謂桑中之野○**傳**千節反

弋羊識反

疏

桑中三章章七句至不可

止○正義曰作桑中詩者刺男女淫怨而相奔也由衛之公室淫亂之所化是故又使國中男女相奔不待禮會而行之雖至於世族在位爲官者相竊其妻妾而期於幽遠之處而與之行淫時旣如此卽政教荒散世俗流移淫亂成風而不可止故刺之也定本云而不可止下有然字此男女相

奔謂民庶男女世族在位者謂今卿大夫世其官族而在職位者相竊妻妾謂私竊而與之淫故云期於幽遠此敘其淫亂之由經陳其淫亂之辭言公室淫亂國中男女相奔者見衛之淫風公室所化故經先言衛都淫亂國中男女相奔及世族相竊妻妾俱是相奔之事故序總云刺奔經陳世族相竊奔明民庶相奔明矣經言孟姜之等爲世族之妻而兼言妾者以妻尚竊之況於妾乎故連言以協句耳謂之竊者蔽其夫而私相姦若竊盜人物不使其主知之然既上下淫亂有同亡國故序云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是以樂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是也○衛之至之野○正義曰此惠公之時兼云宣公者以其言庄公惑淫亂至於政散民流則山化者遠矣此直言公室淫亂不指其人而言公亦淫亂故并言之也序言相竊妻妾經陳相思之辭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

傳爰於也唐蒙菜名沫衛邑

箋云

於何采唐必沫之鄉猶言欲爲淫亂者必之衛之都

惡衛爲淫亂之主

○沫音妹
惡烏路反

云誰之思美孟姜矣

傳

姜姓也言世族在位有是惡行

箋云淫亂之人誰思

乎乃思美孟姜孟姜列國之長女而思與淫亂疾世

族在位有是惡行也

○行下孟反箋同列國之女一作列國之長女長音竹丈反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傳桑中

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也

箋云此思孟姜之愛厚已

則孟姜之輩與世族爲妻也故知世族在位取姜氏弋氏庸氏矣

箋

也與我期於桑中而要見我於上宮其送我則於淇

水之上

○要於遙反註下爰采至止矣○正義曰同淇音其衛水也

孔

人欲采唐者於何采唐

菜乎必之沫之鄉矣以興人欲淫亂者於何處淫亂乎必之衛之都言沫鄉唐所生衛都淫所主故也又言衛之淫亂甚矣故雖世族在位之人相竊妻妾與

之期於幽遠而行淫乃云我誰思乎乃思美好之孟姜與之爲淫亂所以思孟姜者以孟姜厚愛於我與

我期往於桑中之野要見我于上宮之地又送我於淇水之上愛厚於我如此故思之也世族在位猶尚

如此致使淫風大行民流政散故陳其詞以刺之○

傳

唐蒙菜名○正義曰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舍人曰唐蒙名女蘿女蘿又名菟絲孫炎曰別三名

郭璞曰別四名則唐與蒙或并或別故三四異也以經直言唐而傳言唐蒙也顏弁傳曰女蘿菟絲松蘿

也則又名松蘿矣釋草文云蒙玉女孫炎曰蒙唐也一名菟絲一名玉女則通松蘿玉女爲六名○

傳

衛邑○正義曰酒誥註云沫邦紂之都所處也於詩國屬鄘故其風有沫之鄉則沫之北沫之東朝歌也

然則沫爲紂都故言沫邦後三分殷畿則紂都屬鄘

譜云自紂城而南據其大率故猶云之北之東明紂

城北與東猶有屬鄘者今鄘並於衛故言衛邑紂都

朝歌明朝歌卽沫也○

傳於何至于之主○正義曰殷

武傳曰鄉所也則此沫之鄉以爲沫之所矣沫邑名則采唐不於邑中但總言於其所耳不斥其方下云

之北之東則指其所在采之處矣言衛之都謂國所在也時衛之淫風流行遍於境內獨言都者淫風所

行相習成俗公室所在都尤甚焉故舉都爲主國外承化淫亦可知言淫亂王者猶左傳云武王數紂之所

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然言淫在其都而君不禁似若爲之主然故言惡衛爲淫亂之主○

傳

淫亂至惡行○正義曰知孟姜列國之長女者以衛朝貴族無姓姜者故爲列國列國姜姓齊許申呂之屬不斥其國未知誰國之女也臣無境外之交得取列國女者春秋之世因聘逆妻故得取焉言孟故知

長女下孟弋孟庸以孟類之蓋亦列國之長女但當時列國姓庸弋者無文以言之○傳桑中至之地○正義曰經桑中言期上宮言要傳并言所期者見設期而相要也爰采麥矣沫之北

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

傳

弋姓也期我乎桑中要我

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葑矣沫之東矣

傳

云

葑蔓菁

○葑孚容反菁音精又子形反

云誰之思美孟庸矣

傳

庸姓

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

傳

刺宣姜者刺其與公子頑爲淫亂行不如禽

傳

也刺宣姜者以宣姜衛之

傳

刺宣姜者以宣姜衛之

鳥○鶉音純鶉鷩鳥鶉鳥

○南反行下孟反下皆同疏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至不若○正義曰

○二章皆上二句刺宣姜下二句責公不防閈也頑與宣姜共爲此惡而獨爲刺宣姜者以宣姜衛之小君當母儀一國而與子淫尤爲不可故作者意有所主非謂頑不當刺也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亦是惡頑之辭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

傳

鶉則奔奔鵲則彊彊然

傳

么奔

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刺宣姜與頑

非匹耦○彊音姜韓詩云奔

○奔彊彊乘匹之貌

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傳

良善也兄謂君之兄云人之行無一善者我君反

以爲兄君謂惠公

○鶉之至爲兄○正義曰言鶉則

鶉自相隨奔奔然鵲則鵲自相

隨疆疆然各有常匹不亂其類今宣姜爲母禩則爲子而與之淫亂失其常匹曾鵠鵠之不如矣又惡禩言人行無一善者我君反以爲兄而不禁之也惡禩而責惠公之辭○正義曰序云鵠鵠之不若則以奔奔疆疆爲相匹之善故爲居有常匹定本集註皆云居有常匹則爲俱者誤也表記引此證君命逆則臣有逆命故云疆疆奔奔爭鬪惡貌也鵠鵠之疆疆鵠鵠之奔奔人註云疆疆奔奔爭鬪惡貌也

之無良我以爲君

傳君國小君

云小君謂宣姜

傳君國小君○正義曰夫人對君稱小君以夫妻一體言之亦得曰君襄九年左傳筮穆姜曰君其出乎是也

鵠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

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傳春秋閔公二年冬狄人入衛衛懿公及狄人戰于桀澤而敗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立戴公以

廬於漕戴公立一年而卒魯僖公二年齊桓公城

楚丘而封衛於是文公立而建國焉○定丁俟反

爾雅云營室謂之定孫炎云定正也衛爲狄所滅策廼丁反廬力居反一本作狄人本或作衛懿公爲狄所滅非也漕音

曹攘如羊反說音悅正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至策廼丁反廬力居反富焉○正義曰作定之方中詩者美衛文公也衛國爲狄人所滅君爲狄人所殺城爲狄人所入其有遺餘之民東徙渡河暴

露野次處於漕邑齊桓公攘去戎狄而更封之立文公焉文公乃徙居楚丘之邑始建城使民得安處始建市使民得交易而營造宮室既得其時節又得其制度百姓喜而悅之民旣富饒官亦充足致使國家殷實而富盛焉故百姓所以美之言封者衛國已滅非謂其有若新造之然故云封也言徙居楚丘卽二章升墟望楚卜吉終滅是也而營宮室者卽首章作于楚宮作于楚室是營宮室也建城市經無其事因徙居而始築城立市故連言之毛則定之方中揆之以日皆爲得其制旣得其制則得時可知鄭則定之方中得其時揆之以日爲得其制旣營室得其時樹木爲豫備兩止而命駕辭說於桑田故百姓說之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是悅之辭也國家殷富則驟牝三千是也序先言徙居楚丘者先言所徙之處乃於其處而營宮室爲事之次而經主美宮室得其時制乃追本將徙觀望之事故與序倒也國家殷富在文公末年故左傳曰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明其驟

牝三千亦未年之事也此詩蓋末年始作或卒後爲之○箋春秋至國焉○正義曰此序總說衛事故直云滅衛不必斥懿公載馳兄懿公死而戴公立夫人之唁戴公時故言懿公爲狄人所滅實滅也而木瓜序云衛國有狄人之敗者敗滅一也但此見文公滅而復興載馳見國滅而唁兄故言滅不瓜見國敗而救之故言敗是文勢之便也閔二年左傳曰狄人侵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碏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滎澤衛師敗績遂滅衛是爲狄所滅之事傳言滅經書入者賈逵云不與夷狄得志於中國杜預云君死國敗經不書滅者狄不能赴衛之君臣皆盡無復文告齊桓爲之告諸侯言狄已去言衛之存故但以入爲文是春秋書入之意也詩則據實而言以時君死民散故云滅耳言東徙渡河則戰在河北也

掘貢豫州滎波既豬註云流水溢出河爲澤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其在縣東春秋魯閔公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此其地也如禹貢之註則當在河南時衛都河北狄來伐而禦之既敗而渡河在河北明矣故杜預云此滎澤常在河北但沇水發源河北入于河乃溢爲滎則沇水所溢被河南北故河北亦有滎澤但在河南多耳故指其豬水大處則在豫州此戰於滎則在其北畔相連猶一物故云此其地也左傳又曰及敗宋桓公逆諸河霄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漕是宋桓迎衛之遺民渡河立戴公廬於漕之事杜預云廬舍也言國都亡滅且舍於此也此渡河處漕戴公時也傳惟言戴公之立不言其卒而世家云戴公申元年卒復立其弟文公二十五年文公卒案經僖二十五年衛侯燬卒則戴公之立其年卽卒故云一年然則狄以十二月入衛懿公死其月戴公立而卒又文公立故閔三年傳說衛文公

衣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服虔云戴公卒在於比年杜預云衛文公以此年冬立是也戴公立未踰年而成君稱謚者以衛旣滅而立不繫於先君故臣子成其喪而爲之謚而爲之謚者與繫世者異也又言僖二年齊桓城楚丘而封衛者春秋僖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左傳曰諸侯城楚丘而封衛是也引證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木瓜序云救而封之與此一也左傳無攘戎狄救衛之事此言攘戎狄者以衛爲戎狄所滅民尚畏戎狄閔二年傳曰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戍漕至僖二年又帥諸侯城楚丘於是戎狄避之不復侵衛是亦攘救之事不必與戎狄戰故樂緯稽耀嘉云狄人與衛戰桓公不救於其敗也然後救之宋均註云救謂使公子無虧戍之公羊傳曰以城楚丘爲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是戍漕城楚丘並是救之之事也滅衛者戎狄也兼言戎者戎狄同類協句而言之序自攘戎狄而封之以上總說衛事不指其君故爲狄所滅懿公時也野處漕邑戴公時也攘戎狄而

封之文公時也自文公徙居楚丘以下指說文公建國營室得其制所以美之故箋云於是文公立國焉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傳

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楚宮

楚丘之宮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

箋

云楚宮謂宗

廟也定星昏中而正於是不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傳

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

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室猶宮也

箋

云楚室居室

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廢庫爲次居室爲後揆

琴瑟

傳椅梓屬箋

云爰曰也樹此六木於宮者曰其

長大可伐以爲琴瑟言預備也

○榛側巾反椅於宜

皮曰梓也梓音子反疏定之至琴瑟○毛以爲言定星

漆音七長丁丈反疏之昏正四方而中取則視之以

正其南因準極以正其北作爲楚丘之宮也度之以

日影度日出之影與日入之影以知東西以作爲楚

丘之室也東西南北皆旣正方乃爲宮室別言宮室

異其文耳旣爲宮室乃樹之以榛栗椅桐梓漆六木

於其宮中曰此木長大可伐之以爲琴瑟言公非直

營室得其制又能樹木爲預備故美之○鄭以爲文

公於定星之昏正四方而中之時謂夏之十月以此

時而作爲楚丘之宮廟又度之以日影而營表其位

正其東西南北而作楚丘之居室室與宮俱於定星

中而爲之同度日影而正之各於其文互舉一事耳

立冬節小雪中於此時定星昏而正中也又解中得方者由其體與東壁相成故得正四方以於列宿室與璧別星故指室云其體又璧居南則在室東故因名東璧釋天云娵觜之口營室東璧也孫炎曰娵觜之口鄭則口開方營室東璧四方似口故因名云是也此定之方中小雪時則在周十二月矣春秋正月城楚丘穀梁傳曰不言城衛衛未遷則諸侯先爲之城其城文公乃於其中營宮室也建城在正月則作室亦正月矣而云得時者左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爲上功之時以曆授之僖二年閏餘十七則閏在正月之後正月之初未冬至故爲得時也箋言定星中小雪時舉其常期耳非土功也月令仲秋云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者秦法與周異仲冬云命有司曰土事無作亦與左傳同然則左傳所云乃是正禮而召誥於三月之下營洛邑之事於周之三月起土功不依禮之常時者

餘同○**傳**楚宮至立楚宮○正義曰鄭志張逸問楚宮今何地仲梁子何時人答曰楚丘在濟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中仲梁子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然衛本河北至懿公滅乃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矣又此二章升漕虛望楚丘楚丘與漕不甚相遠亦河南明矣故疑在東郡界中杜預云楚丘濟陰成武縣西南屬濟陰郡猶在濟北故云濟河間也但漢之郡境已不同鄭疑在東郡杜云濟陰也毛公魯人而春秋時魯有仲梁懷爲毛所引故言魯人當六國時蓋承師說而然○**箋**定星至四方○正義曰傳雖不以方中爲記時亦以定爲營室方中爲昏正四方而箋以爲記時故因解其名定爲營室及其方中之意釋天云營室謂之定孫炎曰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爲正此言定星昏中而正南北以是可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是取爾雅爲說也然則毛不取記時而名營室者爲視其星而正南北以營宮室故謂之營室又云定星昏而正中謂小雪時小雪者十月之中氣十二月皆有節氣有中氣十一月

可以知南北故細言之與此不爲乖也惟傳言南視定者鄭意不然何者以匠人云晝參諸日中之影不言以定星參之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者故上箋以定爲記時異於傳也傳以視定爲正南北則四句同言得制非記時也○**傳**室猶宮○正義曰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郭璞曰皆所以通古今之異語明同實而兩名故云室猶宮也○**傳**楚室至爲後○正義曰釋宮以宮室爲一謂通而言之其對文則異故上箋楚宮謂廟此楚室謂居室別其文以明二者不同也故引曲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殿庫干皆述先作宗廟後營居室也○**傳**椅梓屬○正義曰釋木云椅梓也舍人曰梓一名椅郭璞曰卽楸也湛露曰其桐其椅桐椅旣爲類而梓一名椅故以椅桐爲梓屬言梓屬則椅梓別而釋木椅梓爲一者陸璣云梓者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椅則大類同而小別也○云樹此六木於宮升彼中明其別也定本椅梓屬無桐字於理是也

鄭志答趙商云傳所言者謂庸時也周召之作洛邑因欲觀衆殷樂之與否則由欲觀民之意故不依常時也○**傳**度日至南北○正義曰此度日出日入謂度其影也故公劉傳曰考於日影是也其術則匠人云水地以縣置檠以縣視以影爲規識日出之影與日入之影晝參諸日中之影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注云於四角立檠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也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視之以其影將以正四方也日出日入之影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自日出而晝其影端以至日入旣則爲規測影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其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也日中之影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也是揆日瞻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事也如匠人注度日出日度日出入以知東西南北之事也如匠人注度日出日止言以正朝夕無正南北之語故規影之下別言考之極星是視極乃南北正矣但鄭因屈橫度之繩卽

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

傳

虛漕虛也楚

丘有堂邑者景山大山京高丘也

爻

云自河以東夾

於濟水文公將徙登漕之虛以望楚丘觀其旁邑及其丘山審其高下所依倚乃後建國焉慎之至也虛

起居反本或作墟夾居洽反濟節禮反倚於綺反

降觀于桑

傳

地勢宜蠶可

以居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傳

龜曰卜允信臧善也

建國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者可以爲大夫使。

所吏反能說如字鄭志問曰山川能說何謂也答曰兩讀或言說說者說其形勢也或曰述述者述其故事也述讀如遂事不諫之遂偶本文作謳又作誅皆力水反說文云謂禱也累功德以求福也誅謳也爲卿大夫二疏升彼至允臧○正義曰此追本欲遷之本無卿字由言文公將徙先升彼漕邑之墟矣以望楚丘之地矣又望其傍堂邑及景山與京丘言其有山林之饒高丘之阻可以居處又下漕墟而往觀於其處之桑既形勢得宜蠶桑又茂美可以居民矣人事旣從乃命龜卜之云從其吉矣終然信善非直當今而已乃因地勢美而卜又吉故文公徙居楚丘而建國焉○

闕虛漕至高丘○正義曰知墟漕墟者以文公自漕而徙楚丘故知升漕墟益地有故墟可登之以望猶僖二十八年左傳稱晉侯登有莘之墟也升墟而并望楚堂明其相近故言楚丘有堂邑楚丘本亦邑也但今以爲都故以堂繫楚丘而言之釋詁云景大也故知景山爲大山京與山相對故爲高丘釋丘云絕高爲之京郭璞曰人力所作也又云

非人爲之丘郭璞曰地自然生則丘者自然而有京者人力所爲形則相類故云京高丘也公劉箋云絕高爲之京與此一也皇矣傳曰京大阜也以與我陵我阿相接類之故爲大阜○**國**自河至濟水○正義曰箋解楚丘所在故云自河以東夾於濟水言楚丘在其間禹貢云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是濟自河北而南入於河又出而東楚丘在於其間西有河東有濟故云夾於濟水也○**傳**龜曰卜至大夫○正義曰大卜曰國大遷大師則貞龜是建國必卜之縣云爰契我龜是也大遷必卜而筮人掌九筮一曰筮更註云更謂筮遷都邑也鄭志答趙商云此都邑比於國爲小故筮之然則都邑則用筮國都則卜也此卜云終吉而僖三十一年又遷於帝丘而言終善者卜所以決疑衛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文公徙居楚丘與復祖業國家殷富吉莫如之後自更以時事不便而遷何害終焉允臧也傳因引建邦能命龜證建國必小之遂言田能施命以下本有成文連引之耳

邦能命龜者命龜以遷取吉之意若少牢史述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其妃配某氏尚饗士喪卜曰哀子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如此之類也建邦亦言某事以命龜但辭亡也田能施命者謂於田獵而能施教命以設誓若士師職云三日禁用諸田役註云禁則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其類也太司馬職云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是也田所以習戰故施命以戒衆也作器能銘者謂既作器能爲其銘若栗氏爲量其銘曰時文思素允臻其極嘉量旣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是也大戴禮說武王盤盂几杖皆有銘此其存者也銘者名也所以因其器名而書以爲戒也使能造命者謂隨前事應機造其辭命以對若屈完之對齊侯國佐之對晉師君無常辭也升高能賦者謂升高有所見能爲詩賦其形狀鋪陳其事勢也師旅能誓者謂將帥能誓戒之若鐵之形勢而陳述其狀也鄭志張逸問傳曰山川能說何戰趙鞅誓軍之類山川能說者謂行過山川能說其

謂答曰兩讀或云說者說其形勢或云述者述其古事則鄭爲兩讀以義俱通故也喪紀能誅者謂於喪紀之事能累列其行爲文辭以作謚若子囊之謚楚恭之類故會子問註云誅累也累列生時行迹以作謚是也祭祀能語者謂於祭祀能祝告鬼神而爲言語若荀偃禱河蒯曠禱祖之類是也君子由能此上九者故可爲九德乃可以列爲大夫定本集註皆云可謂有德音與俗本不同獨言可以爲大夫者以大夫事人者當賢著德盛乃得位極人臣大夫臣之最尊故責其九能天子諸侯嗣世爲君不可盡責其能此九靈雨旣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零

落也倌人主駕者

安

云靈善也星雨止星見夙早也

文公於雨下命主駕者雨止爲我晨早駕欲往爲辭

說於桑田教民稼穡務農急也

○信音官徐古患反說文云小臣也星言

韓詩云星精也說毛始銳反舍也鄭如字辭說見賢遍反爲于僞反

匪直也人傳非徒庸君秉心塞淵傳秉操也

安

云塞充實也淵深也

七刀駢牝三千傳馬七尺以上曰駢駢馬與牝馬也

反

云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三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

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

君兼鄙鄘而有之而馬數過禮制國人美之

○駢牝上音來馬六

徙而能富馬有三千雖非禮制今文公滅而復興尺巴上也下頻忍反徐扶死反上時掌反種靈雨章勇反下同過禮一本作過禮制復符富反至三千○正義曰此章說政治之美言文公於善雨旣落之時命彼倌人云汝於雨止星見當爲我早駕當乘

之往辭說於桑田之野以教民之稼穡言文公旣愛民務農如此則非直庸庸之人故秉操其心能誠實且復深遠是善人也旣政行德實故能興國以致殷富駢馬與牝馬乃有三千可美之極也○傳信人主駕者○正義曰以命之使駕故知主駕者諸侯之禮亡未聞信人爲何官也○傳馬七尺至牝馬○正義曰七尺曰駢瘦人文也定本云六尺恐誤也此三千言其總數國馬供用牝牡俱有或七尺六尺舉駢牝以互見故言駢馬與牝馬也知非直牝而七尺有三千者以諸侯之制三千已多明不得獨牝有三千輒人職註云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田馬七尺駢馬六尺此天子國馬有三等則諸侯國馬之制不一等明不獨七尺也乘車兵車及田車高下各有度則諸侯亦齊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駢馬高六尺獨言駢馬者舉中言之○傳國馬至美之○正義曰言國馬謂君之家馬也其兵賦則左傳曰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是也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皆校人文也其天子三千四百

五十六匹諸侯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推校人而計之校人文曰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阜阜一趨馬三阜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駢馬三良馬之數註云二耦爲乘自乘至廄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爲馬此應乾之策也至校變言成者明只馬各一廄而王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二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匹駢馬三之則爲千三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駢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由此言之六廄成校校有左右則爲十二廄卽是十上閑故鄭又云每廄爲二閑明廄別一處各有閑衛故又變廄言閑也以一乘四匹三乘爲阜則十二匹三阜爲繫則三十六匹六繫成廄以六乘三十六則二百一十六匹故云自乘至廄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應乾之策謂變者爲攤著用四四九三十六謂一爻之數純乾六爻故三百六十六也以校有左右故四百三十三爲千三百九十六匹此天子之制雖駢

馬數言三良亦以三駕之數共廄爲一閑諸侯言六
閑馬四種則不種爲二閑明因駕三良之數而分爲
三閑與上三種各一閑而六閑皆三百六十匹以
六乘之故諸侯千二百九十六匹也是以授人又云
大夫四閑馬二種鄭因諸侯不種爲三閑亦分駕馬
爲三故註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
一閑其駕皆分爲三是也故鄭志趙商問曰授人職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爲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
六閑馬四種爲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家四閑馬二種
爲千七百三十八匹商按大夫食縣何由能供此馬
司馬法論之二甸之田方八里有戎馬四匹長轂一
乘今大夫采四甸一甸之稅以給王其餘三甸裁有
十二匹令就授人職相覺甚矣答曰邦國六閑馬四
種其數適當于二千九十六匹家四閑馬三種又當
八百六十四今子何術計之乎此馬皆國君之制非
民之賦司馬法甸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此謂民出
軍賦無與於天子國馬之數是鄭計諸侯大夫之明
數也趙商因挾有左右謂二廄爲一閑故其數小倍

而誤鄭以十二廄卽十二閑數諸侯大夫閑數駕與良同故云子以何術計之鄭以諸侯之馬千一百九十六匹而此亦諸侯之國馬有三千過制明非始文公所從遠矣故本之先君言由衛之先君兼鄆鄘而有之謂有此鄆鄘之富而馬數過禮制故今文公過制也然則三千之數違禮者也而授人註引詩云駉牝三千王馬之大數者以三千與王馬數近相當故因言之其實此數非王馬之數也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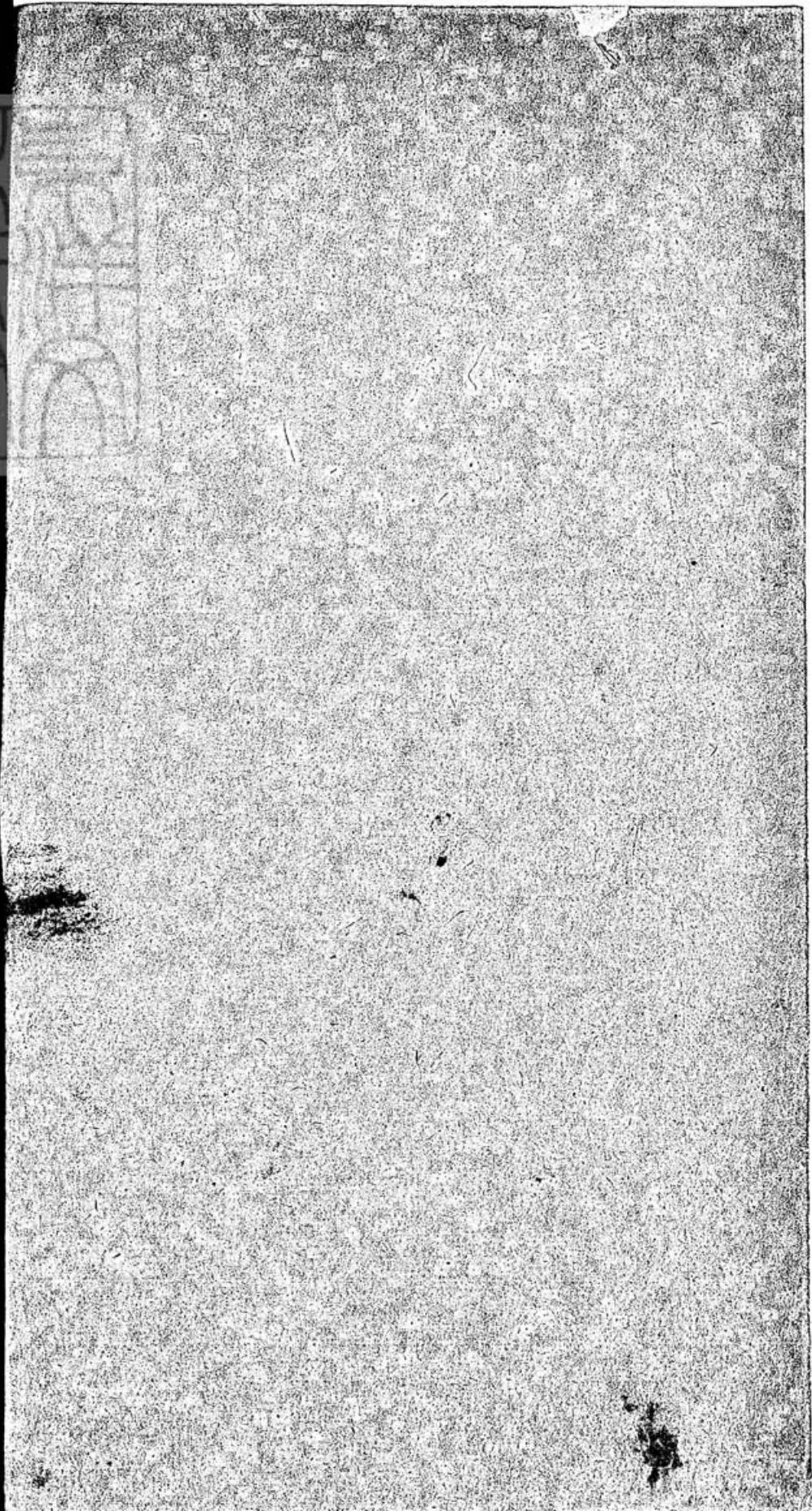
國風召南鵲巢
鳩始巣矣之昔嘗用爲我室也
鳩三子至巢今大鷫降以四子與主而安之
鷫也蒸蒸三十兮嘗嘗聲音過而如人言上者云本
莫不謂我長卿禮也嘗嘗聲音過而如人言上者云本
人與黃鸝矣其本之子嘗嘗聲音過而如人言上者云本
其子嘗嘗聲音過而如人言上者云本

毛詩註疏卷第三

之三

之三讀鵲巢大夫鷫降聲也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239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毛詩註疏卷第三

三之二上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𧔧𧔧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不齒者不與相長稚

下都動反爾雅作

𧔧𧔧音同

𧔧𧔧

𧔧𧔧三章章四句至不齒○正義曰

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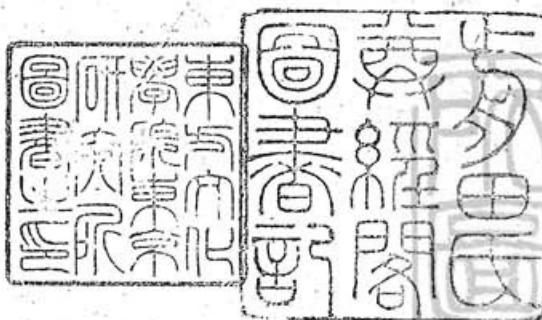
長竹丈反

𧔧𧔧

作𧔧𧔧詩者言能止當時之淫奔衛

反

文公以道化其民使皆知禮法以淫奔者爲恥其有淫之恥者國人皆能惡之不與之爲齒列相長稚故人皆恥之而自止也



蟬蛻在東莫之敢指

傳 蟬蛻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

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

云 虹天氣之戒尚

無敢指者況淫奔之女誰敢視之

○ 虹音洪

女子有

行遠父母兄弟

傳

云行道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

何憂於不嫁而爲淫奔之過乎惡之甚

○ 遠于萬反

反下惡 **之皆同** **下** **言** **虹氣見於東方爲夫婦過禮之戒君子**

之人尚莫之敢指而視之況今淫奔之女見爲過惡

我誰敢視之也既惡淫奔之女因卽就而責之言女

子有適人之道當自遠其父母兄弟於理當嫁何憂

於不嫁而爲淫奔之過惡乎 **○** **集** **蟬蛻至敢指** **○** **正**

義曰釋天云蠛蛻謂之雩蠛蛻虹也郭璞曰俗名爲

美人音義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雄曰虹闔者爲

雌 **雌曰蜺此與爾雅字小異音實同是爲虹也序云**

止奔而經云莫之敢指是虹爲淫戒故言夫婦過禮

則虹氣盛也夫婦過禮謂不以道妾淫行夫婦之事

也月令孟冬虹藏不見則十月以前當自有虹言由

夫婦過禮者天垂象因事以見戒且由過禮而氣更

盛不謂凡平無虹也以天見戒故君子之見而懼諱

自戒懼諱惡此由淫過所致不敢指而視之若指而

視之則似慢天之戒不以淫爲懼諱然故莫之敢指

也

朝

濟于西崇朝其雨

傳

濟升崇終也從旦至食時

爲終朝

傳

云朝有升氣於西方終朝則雨氣應自

然以言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亦性自然

○ **濟子西**

反鄭注周禮云濟

虹應應對之應

正義曰言朝有升氣於西方終朝其必有雨有濟氣

必有雨者是氣應自然以興女子生則必當嫁亦性

自然矣故又責之言女子生有適人之道遠其兄弟父母何患於不嫁而爲淫奔乎○傳從旦至終朝○正義曰以朝者早旦之名故爾雅山東曰朝陽今言終朝故至食時矣左傳曰子文治兵終朝而畢子玉終日而畢是終朝非竟日也○箋朝有至自然○正義曰視祲註云濟虹也詩云朝濟于西則濟亦虹也言升氣者以濟升也由升氣所爲故號虹爲濟鄭司農亦云濟者升氣是也上端竦虹也色青赤因雲而見此言雨徵則與彼同也視祲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註云輝謂日光氣也則濟亦日之光氣矣端竦亦日光氣但日在東則虹見西方虹見東方無在日傍之時鄭註周禮見濟與此同故引以證非謂此爲妖祥也乃如之人也懷婚姻也○箋乃如是淫奔之人也

云懷思也乃如是之人思婚姻之事乎言其淫

奔之過惡之大大無信也不知命也○傳不待命也

箋

云淫奔之女大無貞潔之信又不知婚姻當待父母之命惡之也○大音

泰註同

蟬蛻三章章四句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

君之化無禮儀也○相息亮

反篇內同

箋

相鼠三章章四句

作相鼠詩者刺無禮也由衛文公能正其羣臣使有禮儀故刺其在位有承先君之化無禮儀者由文公能化之使有禮而刺其無禮者所以美文公也凱風美孝子而反以刺君此刺無禮而反以美君作者之本意然也在位無禮儀文公不黜之者以其承先君之化弊風未革身無大罪不可廢之者故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傳〕相視也。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爲闇昧之行。〔云〕儀威儀也。視鼠有皮雖處高顯之

處偷食苟得不知廉恥亦與人無威儀者同。○行下

處昌

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傳〕云人以行威儀爲貴今

反無之傷化敗俗不如其死無所害也。〔正〕相鼠至何

爲。

○止義

曰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在位猶有無禮者故刺之視鼠有皮猶人之無儀何則人有皮鼠亦有皮鼠由無儀故可恥也。人無禮儀何異於鼠乎人以有威儀爲貴人而無儀則傷化敗俗此人不死何爲若死則無害也。○〔圖〕視鼠至者同。正義曰大夫雖居尊位爲闇昧之行無禮儀而可惡猶鼠處高顯之居偷食苟得不知廉恥鼠無廉恥與人無禮儀者同故喻焉以傳曰雖居尊位故箋言雖處高顯之居以對之相

鼠有齒人而無止〔傳〕止所止息也。〔云〕云止容止孝經

口容止可觀無止則雖居尊無禮節也人而無止不

死何俟〔傳〕俟待也。

相鼠有體〔傳〕體支體也。

〔疏〕

〔體〕○正

義曰上云有皮有齒已指體言之明此言體非徧體也故爲支體人而無禮人而無

禮胡不遄死〔傳〕遄速也。

〔疏〕反

〔市〕

相鼠三章章四句

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

道也。〔傳〕賢者時處士也。

○〔旄音毛好呼報反篇內同〕

疏

干旄三章章六

句至善道。正義曰作干旄詩者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故處士賢者樂告之以善道也毛

以爲此敘其由臣子多好善故賢者樂告以善道經三章皆陳賢者樂告以善道之事鄭以三章皆上四句言文公臣子建旌乘馬數往見賢者於浚邑是好善見其好善下二句言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國 賢者時處士○正義曰以臣子好善賢者告之則賢者非臣子故云處士也士者男子之大稱言處者處家未仕爲官鄉飲酒註云賓介處士賢者鄉大夫賓之以獻於君是未仕也

子子干旄在浚之郊

傳 子子干旄之貌注旄於干首大

夫之旃也浚衛邑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郊外曰

野云周禮孤卿建旃大夫建物首皆注旄焉時有

建此旄來至浚之郊卿大夫好善也

○子居熱反又居列反浚蘇俊

反旃之然 反
通帛爲旃 素絲紝之良馬四之

傳 紝所以織組也

總紝於此成文於彼願以素絲紝組之法御四馬也

文 云素絲者以爲縷以縫紝旌旗之旒繆或以維持

之浚郊之賢者既識卿大夫建旄而來又識其乘善

馬四之者見之數也

○紝毛符至反鄭毗移反組音祖旒音留繆所銜反何沈相沾

反 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傳 姝順貌畀予也

文 云時賢

者旣說此卿大夫有忠順之德又欲以善道與之心

誠愛厚之至

○妹赤朱反畀必寐反與也註予同說音悅

之臣子好善故賢者樂告之以善道言建子子然之于旄而食邑在於浚之郊此好善者我願告之以素絲紝組之法而御善馬四轡之數以此法而治民也織組者總紝於此成文於彼猶如御者執轡於此馬

騁於彼以喻治民立化於已而德加於民使之得所有文章也賢者願以此道告之賢者既願告以御衆之德又美此臣之好善言彼姝然忠順者之子知復更何以予之言雖有所告意猶未盡也○鄭以爲浚郊處士言衛之卿大夫建此子子然之干旄來在浚之郊以素絲爲縷縫紝此旌旗之旒繆又以維持之而乘善馬乃四見於已也故賢者有善道樂以告之云彼姝然忠順之子好善如是我有何善道以予之言心誠愛之情無所愴○傳子子至曰野○正義曰謂之干旄者以注旄於十首故釋天云注旄首曰旄李巡曰旄牛尾著干首孫炎曰析五采羽注旄上也其下亦有旒繆郭璞曰載旄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也如是則干之首有旄有羽也故周禮序官夏采註六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其職註云綏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干首者也言大夫之旄者以經言干旄唯言干首有旄不言旒繆明此言干旄者乃是大夫之旄也周禮孤

卿建旃衛侯無孤當是卿也大夫者總名故春秋書諸侯之卿皆曰大夫是也天子以下建旃旄者干首皆注旄獨以爲卿之建旃者以臣多好善當據貴者爲言故知是卿旃也大夫得言在浚之郊則此臣子食邑於浚也所以得食邑者由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故左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有功之臣得世官邑也有功世邑則宜爲卿故舉旃言之三章皆言在浚則所論是一人皆卿也二章言于旃傳曰鳥隼曰旃於周禮則州里之所建若卿而得建旃者大司馬職曰百官載旃註云百官卿大夫也載旃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旃旗有軍衆者畫翼物然則平常建旃出軍則建旃是卿有建旃之時旃亦有旃二章互文也言旃則有旒繆言旃則亦有旃矣卒章言于旃傳曰析羽爲旃於周禮則遊車之所載卿而得建旃者鄉射記註云旃總名也爾雅云注旄首旒緣空有折羽謂之旃卿建旃者設旒繆而載之遊車則空載折羽無旒繆也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

謂之野此言郊外白野略爾雅之文以言在浚之郊明所食邑在郊外也下言在浚之都在浚之城言於郊爲都邑相兼一也○周禮至好善○正義曰孤卿建旃大夫建物司常文也又曰通帛爲旃雜帛爲物註云凡九旗之帛皆用絳則通帛大赤也雜帛以白爲飾絳之側也知首皆註旃者以夏采王崩以綾復魄綾有旃牛尾也註云王祀四郊乘玉輅建太常今以之復去其旒異於生亦因先王有徒綾是太常之干有旒也又出車云設此旒矣建彼旒矣此亦云于旒是九旗之干皆有旒矣故知旃物首皆注旒焉紩所以織組也以織組總紩於此成文於彼似御執轡於此馬騁於彼故願以素絲紩組之法御四馬也言願以者稱賢者之意欲告文公臣子以此道故言願以也言總紩於此成文於彼者家語文也○素絲至之數○正義曰以前云于旒說旌旗而此云素絲紩之故知以素絲爲線縷所以縫紩旌旗之旒繆

也繻謂繫於旌旗之體旒謂繆末之垂者須以縷縫之使相連釋天云纁帛繻郭璞曰衆旒所著孫炎曰爲旒于繻是也或以維持者謂旒之垂數非一故以縷相綴連之服氏云六人維主之太常注云維之以縷王旌十三旒兩兩以縷綴連之傍三人持之禮天子旌曳地諸侯旃九旒釋天又曰練旒九維以縷孫炎曰維持以縷不欲其曳地然則諸侯以下旒數少而且短維之以否未可知也經直言紩之不言其所用故言或爲疑辭前經言于旒是浚郊之賢者識卿大夫建旃而來此又云良馬是又識其乘善馬也四之者四見

子子于旃在浚之都

傳

鳥隼曰旃下邑曰

都云周禮州里建旃謂州長之屬○旗音餘隼荀子周禮至之屬○正義曰箋以爲賢者見時臣子實建旃而來此爲州長非卿大夫若卿大夫則將兵乃建旃非賢者所當見也周禮州長中大夫天子之州長也鄉射目錄云州長射於州序之禮經日釋

獲者執鹿中記云士則鹿中是諸侯之州長士也言之屬者見鄉遂官非一司常云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旗註云師都六卿六遂大夫也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如鄭之意則以鄉遂同建旗鄉之下有州州爲第二黨爲第三族爲第四閭爲第五比爲第六其遂之下有縣縣爲第二鄙爲第三鄙爲第四里爲第五鄰爲第六今云州里建旗則六鄉內州長黨正及六遂內鄙長里宰鄰長等五人同建旗也又云縣鄙建旗謂六遂內縣正鄙師及六鄉內族師閭胥比長等五人同建旗故鄭云互約言也諸侯之鄉亦大夫故鄉飲酒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是鄉爲大夫則遂亦大夫也其縣與州長班同則亦士也黨鄙在州縣之下或亦爲士鄉族以下卑則皆非士矣上章朝臣言卿大夫則此名亦有大夫兼鄉遂與州縣也鄉大夫以下及不命之士等職位雖卑皆問善道其可互約別圖於後 鄉旗

州旗

黨旗

族旗

閭旗

比旗

遂旗

素絲

組之良馬五之傳

總以素絲而成組也驂馬五轡

云以素絲縷縫組於旌旗以爲之飾五之者亦謂五

見之也

○總子孔反

○傳

驂馬五轡

○正義曰凡馬

馬是也

大夫以上駕四

馬則八轡矣

驂馬五轡者

御車之法驂馬內轡納於觖唯執其外轡耳驂馬

馬

執一轡服馬則二轡俱執之所謂六轡在手也

此經少而後多傳稱漸多之由爲說從內而出外

上章四

之謂服馬之四轡也

此章加一驂乃有五故言五轡也

王肅云古者

一轍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轍車夏后氏

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駢謂之驂周人又益一駢謂

之駢本從一驂而來亦謂之驂經言驂則三馬之名

又孔晁云作者歷言三王之法此似述傳非毛旨也

及古圖

何則馬以引重左右當均一轍車以兩馬爲服傍以一馬驂之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也株林曰乘我乘駒傳曰大夫乘駒則毛以大夫亦駕四也且殷之制亦駕四故王基云商頌曰約輶錯衡入鸞鏘鏘是則殷駕四不駕三也又異義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驂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牡駢駢周道倭遲大夫所乘謹案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互之聞也周禮挾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爲乘此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旣實周天子駕六挾人則何不以馬與圉以六爲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所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以素至之飾○正義曰前云子子干旛言旛旗之狀此云素絲組之爲旛旗之飾可知周禮九旂皆不言組飾釋天說龍旂云飾以組而

此卿大夫鄉遂之官亦有組則九旂皆以組爲飾故郭璞曰用綦組飾旂之邊是也彼姝者子也○析星歷反

素絲祝之良馬六之

傳

析羽爲旛城都城

何以予之子子干旂在浚之城

傳

祝織也四馬六轡

云祝當作屬屬著也六之者亦謂六見之也○祝之六反鄭之蜀反著直略反沈知略反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

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

曰滅露於漕邑者謂戴公也懿公死國人分散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處之於漕邑而立戴公焉戴公與許穆夫人俱公子頑烝於宣姜所生也男子先生曰兄○閔一本作愍密謹反。唁音彥弔失國曰唁。首章六句。二章三章四句四章六句卒章八句至是詩。○正義曰此載馳詩者許穆夫人所作也閔念其宗族之國見滅自傷不能救之言由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故立戴公暴露而舍於漕邑宗廟敗滅君民播遷是以許穆夫人閔念衛國之亡傷已許國之小而力弱不能救故且欲歸國而唁其兄但在禮諸侯夫人父母終唯得使大夫問於兄弟有義不得歸是以許人尤之故賦是載馳之詩而

見已志也定本集註皆云又義不得則爲有字者非也上云許穆夫人作又云故賦是詩作賦一也以作詩所以鋪陳其志故作詩名曰賦左傳曰許穆夫人賦載馳是也此思歸唁其兄首章是也又義不得二章以下也是也此實五章故左傳叔孫豹鄭子家賦載馳之四章四猶未卒明其五也然彼賦載馳義取控引大國今控于大邦乃在卒章言賦四章者杜預云并賦四章以下賦詩雖意有所主欲爲首引之勢并上章而賦之也左傳服虔云賦載馳五章屬鄘風許夫人閔衛滅戴公失國欲馳驅而唁之故作以自痛國小力不能救在禮婦人父母旣沒不得寧兄弟於是許人不嘉故賦二章以喻思不遠也許人尤之遂賦三章以卒章非許人不聽遂賦四章言我遂往無我有尤也服氏旣云載馳五章下歷說唯有四章者服虔意以傳四章義取控於大國此卒章乃是傳之所謂四章也因以差次章數以當之首章論歸唁之事總其所思之意下四章爲許人所尤而作之置首章於

外以下別數爲四章也。言許大夫不嘉故賦二章。謂除首章而更有二章卽此三章是也。凡詩之作首尾接連，未有除去首章更爲次第者也。服氏此言無所案據，正以傳有四章之言，故此爲釋。不如杜氏并賦之說也。**○****滅**者至曰滅。○正義曰：君死於位曰滅。公羊傳文也。春秋之例，滅有三義。若國被兵寇敵人入而有之，其君雖存而出奔，國家多喪滅，則謂之滅。故左傳曰：凡勝國曰滅。齊滅譚譚子奔莒，狄滅溫溫子奔衛之類是也。若本國雖存，君與敵戰而死，亦謂之滅。故云君死於位曰滅。卽昭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逞滅之類是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傳**

載辭也弔失國曰唁

云載之

言則也衛侯戴公也。

驅字亦作駢如

驅馬悠悠言

至于漕**傳**

悠悠遠貌漕衛東邑

云夫人願御者驅

馬悠悠乎我欲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傳草行

曰跋水行曰涉

傳

云跋涉者衛大夫來告難於許時

○跋涉蒲末反韓詩云不由

傳

載馳至則憂。正義

蹊遂而涉曰跋涉難乃旦反

傳

曰夫人言已欲驅馳而往歸於宗國以弔唁衛侯故願御者馳馬悠悠然

而遠行我欲疾至於漕邑我所以思願如是者以衛大夫跋涉而告難於我我心則憂閔其亡傷不能救

故且驅馳而唁之鄭惟載之言則爲異餘同。

傳弔

失國曰唁。正義曰昭二十五年公孫於齊次於陽州齊侯唁公於野井穀梁傳曰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于魯是也。此據失國言之若對弔死曰弔則弔

生曰唁。何人斯云不入唁我左傳曰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服虔云弔生曰唁以生見獲故唁之也。

傳

草行曰跋。正義曰左傳云跋涉山川則弔

跋者山行之名也。言草行者跋本行草之名故傳曰反首爰舍以行山必有草故山行亦曰跋既不

我嘉不能旋反。傳：不能旋反，我思也。

云既盡嘉善

也言許人盡不善，我欲歸唁兄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傳：不能遠衛也。

云爾女女許人也，臧善也。視女不

施善道救衛。

○臧子郎反，遠于萬反，註同。

疏

既不至不遠。正義曰：夫人既

欲歸唁而許大夫不聽，故責之云：汝許人盡不善，我

欲歸唁其兄，然不能旋反，我心中之思使不思歸也。

既不得去而又責之，言我視汝許大夫不施善道以

救衛，由此故我思不遠於衛，恒欲歸唁之爾，既不能

救何以止我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濟。

傳

濟止也。視爾不臧我

思不闕。

傳：闕閉也。○闕悲位反，徐又方冀反。

嘵彼阿丘。

言采其蟲者

偏高曰：阿丘蟲貝母也，升至偏高之丘采其蟲者。

將以療疾。

○云升丘采貝母，猶婦人之適異國，欲得

力助安宗國也。

○蟲音盲藥名，也，療力照反。

女子善懷亦各有行。

傳：行道也。

○云善猶多也，懷思也。女子之多思者有

道，猶升丘采其蟲也。

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傳

尤過也。

是乃衆幼穉且狂，進取一槩之義。

○云許人許大夫同穉本又作稚直

也，過之者過夫人之欲歸唁其兄。

○尤本亦作說音，同穉本又作稚直。

吏反槩也，陟彼至且狂。

○正義曰：夫人既爲許人所止，而不得歸，故說已歸意以非之。言有人

古愛反，陟彼阿丘之上，言欲采其蟲者，欲得其蟲以療疾，猶

婦人適於異國，亦欲得力助以安宗國。然我言力助宗國似采蟲療疾，是我女子之多思亦各有道理也。

既不能救，思得暫歸許人守禮，尤我言此許人之尤

過者是乃衆童稚無知且狂狷之人也唯守一槩之義不知我宗國全人敗滅不與常同何爲以常禮止我也○**傳**偏高至貝母○正義曰偏高阿丘釋丘文李巡曰謂丘邊高蔭貝母釋草文陸璣疏云蟲今藥草貝母也其葉如栝樓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正義曰夫人思衛爲許所尤方宜開釋許人不宜自稱善思故許人尤之明嫌其多思故云善猶多也此多思有道自夫人之意言猶升丘采蠹者以經云亦各有行亦各不一之辭明采蠹與已俱有道理故云亦各也然則此與上互相明上言采蠹療疾猶已欲力助宗國此言已思有理則采蠹亦有理矣○**傳**是乃至之義○正義曰論語云狂者進取註云狂者進取仰法古例不顧時俗是進取一槩之義一槩者一端不曉變通以常禮爲防不聽歸唁是童蒙而狂也○**傳**許人許大夫○正義曰下云大夫君子故許人爲許大夫上章視爾不臧箋云爾汝汝許人大夫亦由此也大夫而曰人者衆辭下箋云君子國中賢

者此獨云大夫者以言衆稚且狂是責大夫之辭故不及國中賢者下以已情恕而告之不必唯對國中大夫故兼言賢者焉**我行其野**蕘蕘其麥傳願行衛之野麥蕘

蕘然方盛長傳云麥蕘蕘者言未收刈民將困也。

薄紅反徐又符雄反長張文反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傳控引極至也

云今衛侯之欲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亦誰因乎由誰至乎閔之故欲歸問之○**控苦賁反引夷忽反又夷刃音袁沈于萬反**

大夫君子無我有尤傳云君子國中

賢者無我有尤無過我也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傳云爾女女衆大夫君子也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傳云

我行至所之○正義曰夫人冀得歸唁說已往意
我所以歸唁於衛者我比欲行衛之野觀其荒蕪
然方盛之麥時未收刈明民困苦閔其國民故欲往
行之又欲問衛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亦由
誰因乎由誰至乎我之歸唁爲此而已爾許之大夫
及國中君子無以我爲有過而不聽問爾之過我由
不思念於衛汝百衆大夫君子縱有所思念於衛不
如我所思之篤厚也由情不及已故不聽我去耳○
卷之三 欲求至誰至乎○正義曰此時宋桓公迎衛之遺
民立戴公是夫人所知不須問矣又於時十二月也
草木已枯野無生麥而云問所控引言欲觀麥者夫
人志在唁兄思歸訪問非是全不知也又思欲嚮衛
得於三月四月民饑麥盛之時出行其野不謂當今
十二月也故鄭志答趙商云狄人入衛其時明然戴
公盧漕及城楚丘二者是還復其國也許夫人傷宗
國之滅又閔其民欲歸行其野視其麥是時之憂思
乃引日月而不得歸責以冬夏與誰
因誰極未通於許夫人之意是也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

八句

鄘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毛詩註疏卷第三

三之二上

毛詩註疏卷第三

三之二下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衛淇奧詁訓傳第五

○鄭王俱云糾都之東也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淇奧上音其下音於六反

音烏報反淇水名奧限也草木疏云奧亦水名相息亮反作淇奧詩者美武公之德也既友之規諫以禮法自防閑故能入相於周爲卿士

由此故美之而作是詩也。汚水箋云：規者正圓之器也。司諫註云：以義正君曰規，然則方圓者度之準禮義者德之則正圓以規使依度猶正君以禮使入德故謂之規諫諫干也。干君之意而告之卒章傳曰：重較卿士之車則入相爲卿士也。賓之初筵云：武公旣入而作是詩也。則武公當幽王之時已爲卿士矣。又世家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爲公則平王之初未命爲公亦爲卿士矣。此云入相于周不斥其時之王或幽或平可知也。若平王則爲公而云卿士者，卿爲典事，公其兼官故顧命註云：兼官以六卿爲正次是也。言美武公之德總敘三章之義也有文章卽有斐君子是也。聽其規諫以禮自防卽切磋琢磨金錫圭璧是也。入相於周卽允耳會弁猗重較兮是也。其餘皆是武公之德從可知也。序先言聽諫自防乃言言其德盛聽諫後陳卿士之車服爲事次也。諸言美者美所施之政教此則論質美德盛學問自修。

乃言美其身之德故敘者與其文也。案世家云：武公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其伯而殺兄篡國得爲美者美其逆取順守德流於民故美之齊桓晉文皆篡弑而立終建大功亦此類也。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

舊

興也。奧隈也。綠王芻也。竹篇竹

也。猗猗美盛貌。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烈。

○綠竹並

如字爾雅作菉音同。韓詩竹作蕩音徒沃反。云蕩篇筑也。石經同猗於宜反。隈鳥迴反。孫炎云：水曲中也。芻初俱反。郭璞云：今呼白脚莎莎音蘇禾反。一云卽菉蓐草也。蓐音辱篇竹本亦作扁匹善反。又音篇郭匹殄反。一音布典反。竹音如字。又勑六反。韓詩作筑木疏云：有草似竹高五六尺。淇水側人謂之菉竹也。之烈一本作之餘烈。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舊

匪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

琢石自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

之見琢磨也

匪本又作斐同芳尾反下同韓詩作鄭美貌也磋七何反琢陟角反磨本又

作摩莫

瑟兮僴兮赫兮咺兮

舊瑟矜莊貌儻寬大也

赫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

儻遐板反韓詩云美貌

說文云武貌赫呼白反咺

況晚反韓詩作宣宣顯也

有匪君子終不可諉兮

傳

瑟矜莊貌儻寬大也

說文云武貌赫呼白反咺

況晚反韓詩作宣宣顯也

有匪君子終不可諉兮

傳

諉念也

○諉音況元反瞻瞻彼至諉兮○正義曰視

又音況遠反○

彼淇水隈曲之內則有王

芻與篇竹猗猗然美盛以興視彼衛朝之上則有武

公質美德盛然則王芻篇竹所以美盛者由得淇水

浸潤之故武公所以德盛者由得康叔之餘烈故又

言此有斐然文章之君子謂武公能學問聽諫以禮

自修而成其德美如骨之見切如象之見磋如玉之

見琢如石之見磨以成其寶器而又能瑟兮顏色矜

莊箇兮容裕寬大赫兮明德外見咺兮威儀宜著有斐然文章之君子盛德之至如此故民稱之終不可以忘兮○傳奧隈至餘烈○正義曰隈隈釋丘文孫炎曰隈水曲中也又云厓內爲隈李巡曰厓內近水爲隈是也陸璣云淇隈二水名以毛云隈隈爲誤此非也爾雅所以訓此而云隈隈明非毛誤釋草云棻王芻舍人曰棻一名王芻某氏曰棻鹿蓐也又曰竹篇蓄李巡曰一物二名郭璞曰以小藜赤莖節好生道傍可食此作竹篇竹字異音同故孫炎某氏皆引此詩明其同也陸璣云綠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隈傍生此人謂此爲綠竹此說亦非也詩有終朝采綠則綠與竹別草故傳依爾雅以爲王芻與篇竹異也二章綠竹青青傳云茂盛卒章綠竹如簍傳云積也言茂盛似如積聚亦爲美盛也又云有康叔之餘烈者烈業也美武公之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業卽謂以淇水比康叔以隈內比衛朝以綠竹美盛比武公質美德盛也○傳匪文章至琢磨○正義曰論語云斐然成章序曰有文章故斐爲

文章貌也。釋器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孫炎曰：治器之名，則此謂治器加功而成之名也。故論語註云：切磋琢磨以成寶器。是也。此其對例耳。白圭之玷尚可磨，則玉亦得稱磨也。故下箋云：圭璧亦琢磨。傳既云：切磋琢磨之用。乃云道其學而修飾如玉石之見。琢磨則唯解琢磨無切磋矣。此經文相似傳必知分爲別喻者，以釋訓云：如切如磋，道學也。郭璞曰：骨象須切磋而爲器人，須學問以成德。又云：如琢如磨，自修也。郭璞曰：玉石之被琢磨，猶人自修飾也。禮記大學文同爾雅是其別喻可知。○傳瑟矜莊至宣著。○正義曰：此四者皆言內有其德，外見於貌。大同而小異也。瑟矜莊是外貌莊嚴也；儻寬大是内心寬裕。赫有明德，赫然是內有其德，故發見於外也。咺威儀宣著皆言外有其儀明，內有其德。故釋訓與大學皆云：瑟兮儻兮，恂慄也。赫兮咺兮，威儀也。以瑟今者自矜持之事故云恂慄也。言其嚴峻戰慄也。赫咺者容儀發揚之言，故言威儀也。其實皆是也。赫咺者容儀發揚之言，故言威儀也。其實皆是也。

威儀之事，但其文互見，故分之。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傳青青茂盛貌。

○青子丁反。本或作菁音同。

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傳充

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

所以會髮。箋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爍爍而處

狀似星也。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秀音誘說文

又音誘說文

作琇。云：石之次玉者，弋久反。瑩音榮徐，又音營。又音瑩。磨之瑩，會古外反。註同。鄭註周禮則如字。說文作鑠。弁皮變反。瑱，天見反。縫符用反。璫，本又作璫。有匪至作璫。音歷，又音洛。朝直遙反。下及下篇同。如星。○

毛以爲有斐然文章之君子，謂武公其充耳以琇瑩之石爲之會髮之弁。文駁如星言有其德而稱其服，故宜入王朝而爲卿相也。○鄭說在箋。○傳天子至會髮。○正義曰：案冬官玉人職云：天子用全上公用。

龍侯用環伯用將鄭註云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
玉二石由此言之此傳云諸侯以石謂玉石雜也禮
記云周弁殷冔夏收言收者所以收髮則此言會者
所以會髮可知○**箇**會謂至視朝○正義曰弁師云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璗註云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
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
又曰其弁伊綦是也此云弁武公所服非爵弁是皮
弁也皮弁而言會與弁師皮弁之會同故云謂弁其
縫中也弁師上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璗又云諸侯
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註云皮弁則侯
伯璗飾七子男璗飾五王亦三采武公本畿外諸侯
入相於周自以本爵爲等則王用三采而璗飾七故
云飾之以玉爍爍而處狀似星若非外土諸侯事王
朝者則卿璗飾六大夫璗飾四及諸侯孤卿大夫各
依命數竝王用二采其韋弁飾與皮弁同此皮弁天
子視朝之服王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是也在朝
君臣同服故言天子之朝也諸侯亦皮弁以
視朝以序云又相於周故爲在王朝之服

瑟兮僴

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諉兮瞻彼淇奧綠竹

如簣

傳 簣積也

音責

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

箇

金錫鍊而精圭璧性有質

箇

云圭璧亦琢磨四者

亦道其學而成也寬兮綽兮猗重較兮

傳 寬能容衆

綽緩也重較卿士之車

箇

云綽兮謂仁於施舍

昌若

反猶於綺反依也重直恭反註同較古岳反車
兩傍上出賦也施如字又詩鼓反又式氏反

善戲

謔兮不爲虐兮

傳

寬緩弘大雖則戲謔不爲虐矣

箇

云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

香略

反弛本亦作

箇

有匪至虐兮○正義曰言有斐然文
施同式氏反

章之君子謂武公器德已成鍊精如

金錫道業既就琢磨如圭璧又性寬容兮而情綽緩
今旣外修飾而內寬弘入相爲卿士倚此重輶之車
兮實稱其德也又能善戲謔兮而不爲虐兮言其張
弛得中也○**傳**金錫至有質○正義曰此與首章互
文首章論其學問聽諫之時言如器未成之初須琢
磨此論道德旣成之時故言如圭璧已成之器傳以
金錫言其質故釋之言此已鍊而精圭璧舉已成之
器故本之言性有質亦互文也言金錫有其質鍊之
故益精圭璧有其實琢磨乃成器故箋云圭璧亦琢
磨四者亦道其學而成之○**傳**重較卿士之車○正
義曰序云入相於周而此云猗重較兮故云卿士之
車輿人註云較兩轎上出軾者則較謂車兩傍今謂
之平較案大車以子男入爲大夫得乘子男車服則
此重較謂侯伯之車也但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
箋綽兮謂仁於施舍○正義曰謂有仁心於施恩惠
舍勞役左傳曰喜有施舍是也俗本作人字者誤定
仁本作

淇奥三章章九句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箋

窮猶終也○**槃**薄

疏考槃三章章四句至窮處

○正義

曰作考槃詩者刺

莊公也刺其不能繼其先君武公之業修德任賢
乃使賢者退而終處於澗阿故刺之言先君者雖
今君之先以通於遠要刺不承繼者皆指其父故
入晨風云忘穆公之業又曰棄先君之舊臣先君
文穆公也此刺不能繼先君之業謂武公也經三章
皆是也○**箋**窮猶終○正義曰不以澗阿爲窮處
者以經皆賢者怨君之辭而言成樂在澗成
其樂之所在是終處之義故以窮爲終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寃

傳

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

箋云

碩大也有窮處成樂在於此澗者形貌大人而寃然

有虛乏之色。

澗古晏反韓詩作干云境塉之處也樂音洛下同夾古洽反

獨寐寤

言永矢弗諼

云寤覺永長矢誓諼忘也在澗獨寐

覺而獨言長自誓以不忘君之惡志在窮處故云然

○覺交孝疏

考槃至弗諼。正義曰此篇毛傳所說反又如字疏不明但諸言碩人者傳皆以爲大德之人卒章碩人之軸傳訓軸爲進則是大德之人進於

道義也推此而言則寬邁之義皆不得與箋同矣王肅之說皆述毛傳其註云窮處山澗之間而能成其樂者以大人寬博之德故雖在山澗獨寐而覺獨言先王之道長自誓不敢忘也美君子執德弘信道篤也歌所以詠志長以道自誓不敢過差其言或得傳旨今依之以爲毛說鄭以爲成樂在於澗中而不仕者是形貌大人寬然而有虛乏之色旣不爲君用饑乏退處故獨寐而覺則言長自誓不忘君之志莊公不用賢者反使至饑困故刺之○傳山夾水曰澗○

正義曰釋山文也傳以澗爲窮處下文阿陸亦爲窮處矣故釋地云大陵曰阿而下傳曰曲陵曰阿以大雅云有卷者阿則阿有曲者於隱遯爲宜釋地又云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則陸與阜類亦可以隱居也○箋成樂至之色○正義曰此經言考槃文連在澗明碩人成樂在於此澗謂成此樂而不去所謂終處也以寬邁及軸言碩人之機狀則碩人是其形也故云形貌大人不以寬爲寬德者以卒章言軸爲病反以類此故知爲虛乏之色也不論其有德之事者以怨君不用賢有德可知故不言也○箋在澗至云然○正義曰賢者志欲終處於此澗而不仕君朝故云然若其更有仕心則不復自誓矣

碩人之過

曲陵曰阿過寬大貌

云過饑意苦○過

反韓詩作過過美貌

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云弗過者不復入

君之朝也○過古禾反註同崔古

臥反復符又反下同

考槃在陸碩人之

軸

軸進也

云軸病也

○軸毛音廸

疏

傳軸進箋

義曰傳軸爲廸釋詁云廸進也箋以與陸爲韻

宜讀爲逐釋詁云逐病逐與軸蓋古今字異

獨寐宿永矢弗告傳無所告語也箋云不復告君以善

道○語魚

據反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嬖補惠反上時掌反僭作念反○

碩人四章章七句至憂之○正義曰嬖妾謂州吁之母惑者謂心所嬖愛使情迷惑故大人雖賢不被答遇經四章皆陳莊姜宜答而君不親幸是爲國人閔而憂之

碩人其頑衣錦襍衣

傳

頑長貌錦文衣也夫人德盛而在塗之所服也尚之以禪衣爲其文之太著○頑其

尊嫁則錦衣加襍襍

箋云

碩大也言莊姜儀表長麗

俊好頑頑然襍禪也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

錦於既反注夫人衣翟今衣錦同襍苦迥反徐又孔穎反說文作襟帛屬也襍昌占反佼本又作姫古卯反下同襍音丹爲于僞反大音泰下太子同舊音勑賀反

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傳

東宮齊太子也女子

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

箋云陳此

者言莊姜容貌旣美兄弟皆正大○邢音形姬姓國

譚徒南反國名○

疏 穎人至維私○毛以爲其大德之人其貌頑頑然長美衣此文錦之服而上加以襍襪之禪衣在塗服之以來嫁者乃是齊侯之子嫁爲衛侯之妻又是東宮太子之妹嫡夫人所生爲邢侯之姨而譚公又是其私容貌旣美父母兄弟正大如此君何爲不答之也○鄭以碩人爲形貌碩大爲異○**傳** 頑長至襍襪○正義曰猗嗟云頑而長今孔世家云頑然而長故爲長貌下箋云敖敖猶頑頑也與此相類故亦爲長貌以類宜重言故箋云頑頑然也王制云錦文珠玉書傳云衣文錦故知錦文衣也以碩爲大德錦衣爲在塗之服故云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經言衣錦襍衣上衣謂衣著下衣爲衣服毛云衣錦襍衣對裳錦襍裳非著名故箋云裳用錦與此異也襪亦禪而在上故云加之以襍襪○**傳** 莊姜至大著○正義曰言莊姜儀容表狀乃長大而佳麗又佼壯美好夫人當翟衣而嫁今言錦衣非翟衣則是在塗之所服也錦衣所以加襍者爲其文之大著也故申庸云

疏 衣錦尚絅爲其文之太著是也此夫人錦衣爲在塗之服毛云錦衣錦裳庶人之妻嫁時之服非爲在塗與夫人異也士婚禮云女次紺衣縷祫士禮故不用錦衣庶人之妻得與夫人同者賤不嫌也○傳東宮至曰私○正義曰太子居東宮因以東宮表太子故左傳曰娶於東宮得臣之妹服虔云得臣齊世子名居東宮是也繫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貴故箋云兄弟皆正大經無弟而言弟者協句也釋親云男子謂女子先生謂姊後生爲妹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孫炎曰同出俱已嫁也私無正親之言然則謂吾姨者我謂之私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春秋譚子奔莒則譚子爵言公者蓋依如脂之凝○正義曰以脂有凝有新生故也若久則不柔故知新生也

手如柔荑

傳 如荑之新生○正義曰以荑所以柔

膚如凝脂

傳 如脂之凝○正義曰以脂有凝有

注所云脂肥凝者釋者曰膏釋器云水脂也孫炎曰膏凝曰脂是也也。**蝤蛴蠋蟲也**○蝤似修反徐音曹齋本亦作蝤又

螬螬蠋蟲也○蠋似修反徐音曹齋本亦作蠋又蠋是也蠋音肥分反蠋音姤蠋也音曷或音葛○蠋領

蝤蝤蠋蟲也○蠋似修反徐音曹齋本亦作蠋又蠋是也蠋音肥分反蠋音姤蠋也音曷或音葛○蠋領

敖敖長貌農郊近郊傳云敖敖猶頃頃也說當作襚

禮春秋之襚讀皆宜同衣服曰襚今俗語然此言莊

姜始來更正衣服于衛近郊○敖五刀反說本或作

遂襚音四牡有驕朱幘鑣鑣翟茀以朝傳驕壯貌幘飾

也人君以朱纁鑣扇汗且以爲飾鑣鑣盛貌翟翟車

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傳云此又言莊姜自近

郊既正衣服乘是車馬衣入君之朝皆用嫡夫人之

正禮今而不答○騎起橋反幘孚云反又符云反說

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曰排沫爾雅云鑣謂之鐵鐵音

魚列反沫音末茀音弗朝直遙反註皆同適丁歷反

本亦作嫡大德之人敖敖至無使君勞

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傳大夫未退君聽朝於路

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大夫退然後罷傳云莊姜始

來時衛諸大夫朝夕者皆早退無使君之勞倦者以

君夫人新爲妃耦宜親親之故也○夙退韓詩退罷

日退妃硕人敖敖至無使君勞

也案禮記云朝廷

曰配大德之人敖敖然其形貌長美其初來嫁

則說舍於衛之近郊而整其車飾則乘四牡之馬驕

驕然壯健以朱飾其鑣則鑣鑣然而盛美又以翟羽

爲車之蔽其車馬之飾如此乃乘之以入君之朝既

入朝而諸大夫聽朝者皆爲早退以君與夫人新爲

妃耦宜相親幸無使君之勞倦此言莊姜容貌之美

皆用嫡夫人之正禮君何爲不答之乎○鄭以爲形

貌大人而佼好長麗敖敖然欲至於國舍其在塗之

服而更正衣服於近郊乃馳車馬以入國不同○傳

農郊近郊○正義曰以下云翟茀以朝明此在國近郊毛於詩皆不破字明此說爲舍孫毓述毛云說之爲舍常訓也○**箋**說當至近郊○正義曰類前章衣錦繫衣謂在塗之服明至近郊更正翟衣而入國故爲襚不言聲之誤從可知士喪禮云兄弟不以襚進雜記云襚者曰寡君使某襚此禮之襚春秋文九年奉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隱元年公羊傳曰衣被日襚穀梁傳曰衣衾曰襚此春秋之襚也襚於農郊之襚與禮及春秋之襚讀皆同也禮與春秋之襚謂之衣服曰襚贈死者故何休云襚猶遺也以衣服可以遺人因謂衣服爲襚雖遺吉之衣服亦謂爲襚今俗語猶然以禮文施於死者故引俗語以證之傳曰衣被衣衾此云衣服者以夫人所更正而服之不必爲衾也故云衣服總名也前衣錦繫衣在塗之服則此爲夫人所嫁之服所嫁之服褕翟之等也以近郊服之而入國故爲更正衣服於衛近郊又下言夫人車馬之飾叨此爲正其所著之正服也○**傳**幘飾至茀幘○正義曰以言朱幘朱爲飾之物故幘爲飾又解

朱所飾之狀故言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因以爲馬之飾此纏鑣之鑣自解飾之所施非經中之鑣也故又云鑣鑣盛貌言旣以朱飾其鑣而四牡之馬鑣鑣而盛非謂唯鑣之盛清人云駟介麌麌傳曰盛貌與此同也車之所以有翟者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車蔽也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茀因以翟羽爲之飾巾車註引詩乃云此翟茀蓋厭翟也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重翟厭翟謂蔽是也○**傳**大夫至然後罷○正義曰釋大夫所以早退之意而兼言夫人者以君聽外治夫人聽內職事與君皆同大夫退然後罷故連言之王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適小寢卽是罷也又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夫人之於國與后同故知聽內事於正寢雞鳴箋云蟲飛薨薨所以當起者卿大夫朝者旦罷歸則似朝事早畢若晚朝事晚畢故云卿大夫旦罷歸是早晚由君也君出視朝事畢乃之路寢以待大夫之所

諳決事之多少大夫所主故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罷明非由於大夫要事畢否在大夫

河水

洋洋北流活活施眾濺濺鱣鮒發發葭菼揭揭庶姜

孽孽庶士有揭〔傳〕洋洋盛大也活活流也眾魚罟濺

濺施之水中鱣鯉也鮒鰈也發發盛貌葭蘆菼亂也

揭揭長也孽孽盛飾庶士齊大夫送女者揭武壯貌

云庶姜謂姪娣此章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禮儀之備而君何爲不答夫人○洋音羊徐又音祥活古

活反馬云大魚網目大豁也韓詩云流貌說文云凝

流也鱣陟連反大魚口在領下長二丈江南呼黃

魚與鯉全異鮒干軌反似鯽大者名王鮒小者曰叔鮒沈云江淮間曰叔伊洛曰鮒海濱曰鰈發補末反

馬云魚著罔尾發發然韓詩作鱣鞍音加炎他覽反玉篇通敢反揭其謁反徐起謁反孽魚渴反徐五謁反韓詩作轔牛渴反長貌揭欺列反徐起謁反韓詩作桀云健也眾音孤罟音古鰈音洛蘆音盧亂五患反江東呼之○〔傳〕眾魚罟至送女者○正義曰釋器鳥蕪蕪音丘正云魚罟謂之眾李巡曰魚罟捕魚具也鱣鯉鮒鰈謂魚有二名釋魚有鱣鯉舍人曰鯉一名鱣郭璞曰鯉今赤鯉魚也鱣大魚似鱣而短鼻口在領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丈今江東呼爲黃魚卽是也釋魚又有鱣鮒孫炎曰鱣一名鮒郭璞曰鱣今鱣額白魚鮒別名鯉江東通呼鮒爲鮓舍人以鱣鯉爲一魚孫以鱣鮒爲一魚郭璞以四者各爲一魚陸璣云鱣鮒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鮓舍人以鱣鯉爲一魚孫以鱣鮒爲一魚郭璞以四縱廣四五尺今於盟津東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可蒸爲臘又可爲鮓魚子可爲醬鮓魚形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領下其甲可以摩薑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鱣鮒大者爲王鮒及古周

小者爲鮆鮒，一名鰣。肉色白，味不如鱠也。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仲明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爲此魚。如陸之言，又以今語驗之，則鯉鮒鱠駱皆異魚也。故郭璞曰：先儒及毛詩訓傳皆謂此魚有兩名。今此魚種類形狀有殊，無緣強合之爲一物。是郭謂毛傳爲誤也。葭蘆葵蕷，釋草文。李巡曰：分別葦類之異名。郭璞曰：蘆葦也。蕷似葦而小。如李巡云：蘆蕷共爲一草。如郭云：則蘆蕷別草。大車傳曰：葵雛也。蘆之初生，則毛意以葭菼爲一草也。陸璣云：蕷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鏡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以今語驗之，則蘆蕷別草也。桓三年左傳曰：凡公主嫁於敵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時齊衛敵國，莊姜齊侯之子，則送者下卿也。大夫卿之總名士者，男子之大稱也。故云庶士齊大夫送女者。○國語庶姜至廣饒。○正義曰：此爲莊姜不見答而言，則非。曰：國中之女，故爲姪。娣二者，非一故稱衆也。齊所以得有河者，左傳曰：賜我先君之履。西至於河，是河在齊西北流也。衛境亦

有河知此是齊地者以庶姜庶士類之知不據衛之河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

毛詩註疏卷第三

二之二下

毛詩註疏卷第三

之三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
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
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莫耕

反民也韓詩云美貌別彼列反華戶花反或音花復扶又反背音佩喪息浪反妃音配風福鳳反泆逸音氓六章章十句至淫泆○正義曰言男女無別者若外言不入於閭內言不出於閭是有

別也今交見往來是無別也奔誘者謂男子誘之婦人奔之也華落色衰一也言顏色之衰如華之落也或乃困而自悔者言當時皆相誘色衰乃相棄其中或有困而自悔棄喪其妃耦者故敘此自悔之事以風刺其時焉美者美此婦人反正自悔所以刺當時之淫泆也復相棄背以上總言當時一國之夷或乃困而自悔以下敘此經所陳者是困而自悔之辭也上二章說女初奔男之事下四章言困而自悔也言既遂矣至於暴矣是其困也躬自悼矣盡亦已焉哉是自悔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

傳氓民也蚩蚩者敦厚之貌布幣

也

云幣者所以買賣物也季春始蠶孟夏賣絲○蚩

尺之反貿

匪來貿絲來卽我謀○云匪非卽就也此莫豆反

匪來貿絲來卽我謀

云匪非卽就也此

民非來買絲但來就我欲與我謀爲室家也送子涉

淇至千頓丘

傳丘一成爲頓丘

云予者男子之通

稱言民誘已已乃送之涉淇水至此頓丘定室家之

謀且爲會期

○頓都寸反稱尺證反

匪我愆期子無良媒

傳

愆

過也

箋

云良善也非我以欲過子之期子無善媒來

告期時

○愆起虔反字又作誓

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傳將願也

云將請也民欲爲近期故語之曰請子無怒秋以

與子爲期○將七羊反

語魚據反

氓之至爲期○毛以爲此婦人言已本見誘之時有

一民之善蚩蚩然顏色敦厚抱布而來云當買絲此民於時本心非爲來買絲但來就我欲謀爲室家之道以買絲爲辭以來誘已我時爲男子所誘卽送此子涉淇水至於頓丘之地與之定謀且爲會期男子

欲卽於夏中以爲期已卽謂之非我欲得過子之期但子無善媒來告其期時近恐難可會故願子無怒於我與子秋以爲期○鄭唯以將爲請爲異其以時對面與之言官爲請○傳氓民至布幣○正義曰氓民之一名對文則異故遂人註云變民言也異內外也氓猶懵懵無知貌是其別也其實通故下箋云言民誘已是也論語及靈臺註皆云民者寘也此婦人見棄乃追本男子誘已之時已所未識故以悠悠天下之民言之不取於寘與無知旣求謀已與之相識故以男子之通稱言之送子涉淇將子無怒是也旣因有廉恥之心以君子所近而託號之以望復關是以婦人號夫爲君子是其常稱故傳曰復關君子爾車來也三章言士女者時賢者所言非男女相謂之所近又因男子告已云爾卜爾筮已亦答之云以也士者亦男子之大號因賢者所言故四章言士貳其行也以蚩蚩言民之狀故云敦厚貌謂顏色敦厚已所以悅之外府註云布泉也其藏日泉其行日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檀弓注云古者謂錢爲

泉布所以通布貨財泉亦爲布也知此布非泉而言幣者以言抱之則宜爲幣泉則不宜抱之也載師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引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司農之言事無所出故鄭易之云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也此布幣謂絲麻布帛之布幣者布帛之名故鹿鳴云寶幣帛筐筐是也○傳季春至賣絲○正義曰月令季春云后妃齊戒以勸蠶事是季春始蠶孟夏云蠶事旣畢分繭稱絲是孟夏有絲賣之也欲明此婦人見誘之時節故言賣絲之早晚以男子旣欲爲近期女子請之至秋明近期不過夏末則賣絲是孟夏也○傳丘一成爲頓丘○正義曰釋丘云丘一成爲敦丘再成爲陶丘三成爲崑崙丘孫炎曰形如覆敦敦器似盆郭璞曰成猶重也周禮曰爲壇三成又云如覆敦者敦丘孫炎曰丘一成之形象也郭璞曰敦孟也音頓與此字異音同○傳子者至會期○正義曰子者有德之名此男子非能有德直以子者男子之通稱故謂之爲子也上云來卽我謀男就女來與之謀也今

此送之故知至此頓丘定室家之謀又下云匪我愆期則男子於此與之設期也故知且爲會期言日者兼二事也

乘彼堦垣以望復關 **傳** 墓毀也復關君子所近

也 **笺** 云前旣與民以秋爲期期至故登毀垣鄉其所

近而望之猶有廉恥之心故因復關以託號民云此

時始秋也

○ 墓俱毀反垣音袁所近附子所近。

正義曰 復關者非人之名號而婦人望之故知君子所近之地箋又申之猶有廉恥之心故因其近復關以託號此民故下云不見復關旣見復關皆號此民爲復關又知此時始秋者上云秋以爲期下四章桑之落矣爲李秋三章桑之未落爲仲秋故知此時始秋也

不見復關泣涕漣漣 **傳**

言其有一心乎君子故能自誨

笺 云用心專者怨必

桀 **○** 漣音連泣貌旣見復關載笑載言

傳 云則笑則言喜之

其爾卜爾筮體無咎言 **傳**

龜曰卜蓍曰筮體兆卦之

女 宜爲室家矣兆卦之繇無凶咎之辭言其皆吉又

誘定之

○ 篡市制反體如字卦兆之體也韓詩作履履幸也咎其九反蓍音尸繇直又反卦兆之

辭 **正義**

經上筮並言故兼云兆卦之體謂龜兆筮卦也

左傳曰其繇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是龜之繇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是卦之繇也二者皆有繇辭

此男子實不卜筮而言皆吉無凶咎者又誘以定之前因貿絲以誘之今復言卜筮以誘之故言又也

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傳** 賄財遷徙也

笺 云女女復關

也信其卜筮皆吉故答之曰徑以女車來迎我我以所有財遷徙就女也○賄呼罪反桑之未落其葉沃

徑經定反

桑之未落其葉沃

功之所起沃若猶沃沃然鳩鶻鳩也食桑甚過則醉而傷其性耽樂也女與士耽則傷禮義

桑女

云桑之未

落謂其時仲秋也於是時國之賢者刺此婦人見誘故于嗟而戒之鳩以非時食甚猶女子嫁不以禮耽

非禮之樂

○沃如字徐於縛反甚本又作椹音甚士

桑實也耽都南反鶻音骨樂音洛下同

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云說解也

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人無外事維以貞

信爲節

○行下

充

桑之至不可說○毛以爲桑之未

色未衰之時其貌亦灼灼然美君子則好樂於已已與之耽樂時賢者見已爲夫所寵非禮耽樂故吁嗟

而戒已言吁嗟鳩兮無食桑甚猶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然鳩食桑甚過時則醉而傷其性女與以耽過度

則淫而傷禮義然耽雖士女所同而女恥於男故言士之耽兮尚可解說女之耽兮則不可解說已時爲

夫所寵不聽其言今見棄背乃恥而自悔○鄭以爲男子旣秋來見已已使之取車男子旣去當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仲秋之時國之賢者刺已見誘故言吁嗟鳩兮無得非禮與士耽

士之耽兮尚可解說女之耽兮則不可解說已時不用其言至季秋乘車而從之故今思而自悔○桑女至禮義○正義曰言桑者女功之所起故此女取桑落與未落以興已色之盛衰毛氏之說詩未有爲

記時者明此以爲興也言鳩鶡鳩者釋鳥云鶡鳩鶡
鳩某氏曰春秋云鶡鳩氏司事春來冬去孫炎曰一
名鳴鳩月令云鳴鳩拂其羽郭璞曰似山鵲而小短
尾青黑色多聲宛彼鳴鳩亦此鳩也陸璣云班鳩也
爾雅鳩類非一知此是鶡鳩者以鶡鳩冬始去今秋
見之以爲驗故知非餘鳩也鳩食甚過時者謂食之
過多故醉而傷其性經直言無食桑甚而云過時者
以與士耽相對耽者過禮之樂則如食桑甚過時矣
女與士耽以過禮故爲傷禮義則時賢者戒女之過
禮謂已爲君子所寵過度不謂非禮之嫁爲耽也○
箋桑之至之樂○正義曰以上章初秋云以爾車來
始令男子取車下章季秋云漸車帷裳謂始適夫家
則桑之未落爲仲秋明矣言士女則非自相謂之辭
故知國之賢者刺其見誘而戒之其時仲秋則無甚
賢者禁鳩食之由當時無也假有而食之爲非時以
非時之食甚以興非禮之行嫁故云耽非禮之樂鄭
志張逸問箋云耽非禮之樂小雅云和樂且耽何謂
也答曰禮樂者五聲八音之謂也小雅亦言過禮之

盛和樂過禮之言也燕樂嘉賓過厚賢也不以禮耽
者非禮之名故此禁女爲之小雅論燕樂言作樂過
禮以見厚意故亦言耽而文連和樂也○箋士有至
爲節○正義曰士有大功則掩小過故云可以功過
相除齊桓晉文皆殺親戚篡國而立終能建立高勲於周世是以功除過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陨自我徂爾三歲食贫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傳

陨隋也湯湯水盛貌帷裳婦人之車也○箋云桑之落

矣謂其時季秋也復關以此時車來迎已徂往也我

自是往之女家女家乏穀食已三歲貧矣言此者明

已之悔不以女今貧故也幃裳童容也我乃渡深水
至漸車童容猶冒此難而往又明已專心於女○韻謹

反湯音傷漸子廉反註同漸也溼也帷位悲女也不隋字又作墮唐果反冒音墨難乃旦反

爽士貳其行

傳

爽差也

案

云我心於女故無差貳而

復關之行有二意○行下孟

反註同

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傳

極中也

毛

桑之至其德○毛以爲桑之落矣之時其葉黃而隕墜以興婦人年之老矣之時其

色衰而彫落時君子則棄已使無自以託故追說見薄之漸言自我往爾男子之家三歲之後貧於衣食而見困苦已不得其志悔已本爲所誘涉湯湯之淇水而漸車之帷裳而往今乃見棄所以自悔也旣追悔本之見誘而又怨之言我心於汝男子也不爲差貳而士何謂二三其行於已也上也行無中正故二三其德及年老而棄已所以怨也○鄭以爲婦人言已本桑之落矣其黃而隕之時當季秋之月我往之爾家自我往汝家時已聞汝家三歲以來乏於穀食已貧矣我不以汝貧之故猶涉此湯湯之淇水漸車

之帷裳冒難而來言已專心於汝如是今而見棄所以悔也餘同○傳帷裳婦人之車○正義曰傳以大夫之車立乘有益無幃裳此言帷裳者婦人之車故也傳於上章以桑爲女功所起爲興此桑落黃隕亦興也其黃而隕旣興顏色之衰則食貧在已衰之後言自我徂爾三歲食貧謂至夫家三歲之後始貧乏於衣食漸不得志乃追悔本冒漸車之難而來也故王肅曰言其色黃而隕也婦人不慎其行至於色衰無以自託我往之汝家從華落色衰以來三歲食貧矣貧者乏食飢而不充飴不得志也○毛桑之至其黃而隕其時季秋也上使以爾車來不見其迎之事此言漸車涉水是始往夫家故知復關以此時車來迎已也此始嚮夫家已言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故以爲自我往之汝家之時汝家乏穀食已三歲貧矣我猶渡水而來此婦人但當悔其來耳而言穀食先貧者於時君子家貧恩意之情遇已漸薄已遭困苦所以悔言已先知此貧而來明已之悔不以汝今貧

乏故直以二三其德恩義疏薄故耳幃裳一名童容故巾車云重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蓋鄭司農云容謂襯車山東謂之裳韋或曰童容以幃障車之傍如裳以爲容飾故或謂之幃裳或謂之童容其上有蓋四傍垂而下謂之襯故雜記曰其轎有襯註云襯謂鼈甲邊緣是也然則童容與襯別司農云謂襯車者以有童容上必有襯故謂之爲襯車也此唯婦人之車飾爲然故士昏禮云婦車亦如之有襯是也襯裳在傍渡水則溼言已雖知汝貧猶尚冒此深水漸車之難而來明已專心於汝故責復闢有二意也三

歲爲婦靡室勞矣

云靡無也無居室之勞言不以

婦事見困苦有舅姑曰婦夙興夜寐靡有朝矣

云

無有朝者常早起夜卧非一朝然言已亦不解惰○解

音言既遂矣至于暴矣

云言我也遂猶久也我既

久矣謂三歲之後見遇浸薄乃至見酷暴○浸丁兄弟不知咥其笑矣

咥咥然笑

云兄弟在家不知

我之見酷暴若其知之則咥咥然笑我○咥許意反笑也虛記反又大結反

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悼

傷也

云

靜安躬身也我安思君子之遇已無終則

身自哀傷

耽

三歲至悼矣○正義曰婦人追說已初

所愛無室家之勞謂夫不以室家婦事以勞於已時大雖如此已猶不恃寵自安常自早起夜卧無有一朝一夕而自解惰我已三歲之後在夫家久矣漸見疏薄乃至於酷暴矣我兄弟不知我之見遇如此若其知之則咥咥然其笑我矣我旣本爲夫所誘遇已不終安靜而思之身自哀傷矣○

云有舅姑曰婦

正義曰公羊傳曰稱婦有姑之辭傳以國君無父故云有姑其實婦亦對舅故士昏禮云贊見婦於舅姑是也及爾偕老老使我怨疏云及與也我欲與女俱至

於老老乎汝反薄我使我怨也淇則有岸隰則有泮

泮坡也

云泮讀爲畔畔涯也言淇與隰皆有岸

岸以自拱持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泮音

亦作陂北皮反澤陂詩傳云障也呂忱北皮反云陂

陂也亦所以爲隰之限域也本或作破字未詳觀王

述意似作陂拱俱勇反本又作共音同

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

傳總角結髮也晏晏和柔也信誓旦旦然云我爲

童女未笄結髮晏然之時女與我言笑晏晏然而和

柔我其以信相誓旦旦耳言其懇惻欵誠○宴如字

本或作卯

者非旦說文作恩恩懇起狠反則本亦作惄楚力反

不思其反

疏

云反復也今

老而使我怨曾不念復其前言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云已焉哉謂此不可奈何死生自決之辭疏及爾

至已

焉哉○正義曰言男子本謂已云與汝爲夫婦俱至於老不相棄背何謂今我旣老反薄我使我怨何不念其前言也然淇則有岸隰則有泮以自拱持今君子反薄而棄已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言淇隰之不然和柔而相親與已爲信誓許偕至於老耄旦旦然懇惻欵誠如是及今老而使我怨是曾不念復其前言而棄薄我我反復是君子不思前言之事則我亦已焉哉無可奈何○疏我欲至我怨○正義曰以下云不思其反責其不念前言則男子之初與婦人

有期約矣則此及爾偕老男子之辭故箋述之云我欲與汝俱至于老老乎汝反薄我使我怨也言反薄我明及爾偕老男子之言也老者以華落色衰爲老未必大老也○傳泮坡注泮讀至拘制○正義曰以隰者下溼猶如澤故以泮爲陂澤陂傳云陂澤障是也箋以泮不訓爲陂故讀爲畔以申傳也但毛氏於詩無易字者故箋易之其義猶不異於傳也畔者水厓之名以經云有岸有畔明君子之無也故云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則非君子○傳總角至旦然○正義曰甫田云總角卽今未幾見今突而笄今是男子總角未冠則婦人總角未笄也故箋云我爲童女未笄內則亦云男子未冠笄者總角衿纓以無笄直結其髮聚之爲兩角故內則註云收髮結之甫田傳云總角聚兩髦也釋訓云晏晏柔也故此云晏晏和柔又曰晏晏旦旦悔爽忒也謂此婦人恨夫差貳其心變本言信故言此晏晏旦旦而自悔解言此之意非訓此字也定本云旦旦猶怛怛○箋我爲至欵誠○正義曰箋言結髮宴然之時解經總角之

宴經有作卽者因甫田總角卽今而誤也定本作宴傳直云信誓旦旦然不解旦旦之義故箋申之言旦旦者言懇惻爲信誓以盡已欵誠也○箋會不復念其前言○正義曰今定本云曾不念復其前言俗本多誤復其前言者謂前要誓之言守而不忘使可反覆今乃違棄是不思念復其前言也

氓六章章十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

也

籧籧竹竿以釣于淇

傳

興也籧籧長而殺也釣以得魚

如婦人待禮以成爲室家

○箋他歷反釣音弔殺色界反

豈不爾思

遠莫致之

箋云我豈不思與君子爲室家乎君子疏

遠已無由致此道。○遠如字又

于萬反註同

正義曰籜籜至致之○

長而殺之竹竿以釣於淇必得魚乃成爲善釣以興婦人嫁於夫必得禮乃成爲室家今君子不以禮答已已豈不思與爾君子爲室家乎但君子疏遠於已已無由致此室家之道耳

泉源在左淇

水在右傳泉源小水之源淇水大水也

云小水有

流入大水之道猶婦人有嫁於君子之禮今水相與

爲左右而已亦以喻已不見答

正義曰泉源者泉

水初出故云小水之源淇則衛地之川故知大水箋申說之言小水有流入大水合爲一之道猶婦人於君子有相親幸之禮今淇水與泉源左右而已不相入猶君子與已異處不相親故以喻已之不見答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傳

云行道也女子有道當嫁

耳不以不答而違婦禮。○遠于

萬反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

巧笑之瑳佩玉之儺傳

瑳巧笑貌儺行有節度傳云

已雖不見答猶不惡君子美其容貌與禮儀也。

七可

反沈又七何反儺乃可反說文云行有節也惡鳥路反

淇水滌滌檜楫松舟傳

滌滌流貌檜柏葉松身楫所以櫂舟也舟楫相配得

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傳云此傷已今不得夫

婦之禮。

○淑本亦作滌音由檜古活反又古會反木名楫本又作楫子葉反徐音集方言云楫謂

之楫或謂之櫂釋名云楫捷也撥

正義曰櫂音饒櫂直教反

備

水舟行捷疾也櫂音饒櫂直教反

備

木云檜柏葉松身書作楫字禹貢云柂榦柂柏註云柏葉松身曰柂與此一也言楫所以櫂舟以喻女所

以配男此不答之詩以舟楫喻男女故反而爲興言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駕言

不見答其除此憂維有歸耳○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

疏

傳

出遊

思鄉衛

云適異國而

傳

出遊

思

鄉

衛

之定本思作斯或誤

○正義曰今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箋

惠公以幼童

爲政以禮○芄音丸本亦作丸芄蘭草名刺之○正義曰毛以爲君子當柔潤溫良自謂無知今而不然是爲驕慢故三章章首一句及第四句是也下三句言有

威儀是無禮也次二句言佩觿佩韁明雖幼而行成人之事不當驕慢鄭以爲幼而行成人之事當任用大臣不當驕慢上四句是也無之亦下二句是也○箋惠公至以禮○正義曰經言童子則惠公時仍幼童童者未成人之稱年十九以下皆是也閔二年左傳曰初惠公之卽位也少杜預云蓋年十五六杜氏以傳言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娶之生壽及朔言爲之娶於齊則宣公已卽位也宣公以隱四年冬立假令五年卽娶齊女至桓十二年見經凡十九年而朔尚有兄壽則宣公卽位三年始生惠公也故疑爲十五六也且此自位有才能則非身幼也經云能不我知是自謂有才能刺之而言容遂之美故知但習威儀不知爲政以禮

芄蘭之支

箋

興也芄蘭草也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

箋

云芄蘭柔弱恒蔓延於地有所依緣則起興者喻幼

稱之君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恒蔓於地蔓音萬
後人輒加耳 童子佩觿

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

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觿早成其德○佩蒲對反

玉傍作者非觿許規反解結之器佩字從人或

知以驕慢人也

箋云此幼稱之君雖佩觿與其才能

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知爲也惠公自謂有才能而驕

慢所以見刺○與音餘下佩韘與同

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傳容

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箋云

容容刀也遂瑞也言惠公佩容刀與瑞及垂紳帶

尺則憚憚然行止有節度然其德不稱服○憚其季

反韓詩作

萃垂貌紳音充身稱尺證反芄蘭至憚兮○毛以爲言芄蘭之支

性柔弱阿讎以興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今君之德何以不溫柔而爲驕慢以君今雖童子而佩成人之觿則當治成人之事當須溫柔何爲今雖則佩觿而才能不自謂我無知以驕慢人也君非直驕慢又不知爲政當以禮而徒善其外飾使容儀可觀兮佩玉遂遂兮垂其紳帶悸悸兮而內德不稱無禮以行之○鄭以爲言芄蘭之支以柔弱恒延蔓於地有所依緣則起以興幼稱之君以幼時恒闇昧於政有所任用乃能成其德教君今幼弱何以不任用大臣君雖童子佩成人之觿則當治成人之事君雖則佩觿欲治成人之事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知何故不任大臣而爲驕慢矣不知爲政以禮徒善其威儀佩容刀與瑞玉及垂紳帶使行止有節度憚憚兮而內無德以稱之○傳芄蘭至溫良○正義曰釋草云蘿芄蘭郭璞曰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

陸幾疏云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以此草支葉柔弱序刺君騎慢故以喻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
 管苑蘭至其政○正義曰以此大夫刺之而下云能不我知則刺其騎慢自專故易傳取其有所依緣以興幼穉當須任用大臣也○傳鶻所以至其德○正義曰內則云子事父母左佩小鶻右佩大鶻下別云男女未冠笄者故知成人之佩內則註云鶻貌如錐以象骨爲之是可以解結也又解童子而得佩成人之佩者由人君治成人之事故使得佩以早成其德故也尚書註云人君十二而冠佩爲成人則似十二以下章韃亦佩時有之舉以言焉不必國君常佩○傳不自謂無知○正義曰傳以此直責君騎慢言君於才能不肯自謂我無知○傳此初至見刺○正義曰箋以此大夫刺之云能不我知則大夫自我也以若才能不如我所知因解其見刺之意由自謂有才能而驕慢大臣故刺之○傳容儀至節度○正義曰

傳以此三者皆言今故各爲其狀孝經曰容止可觀大東云韁韁佩璲本所佩之物因爲其貌故言佩玉璲璲然帶之垂者唯有紳耳故知垂其紳帶也憚然有節度總三者之辭○傳容刀至不稱服○正義曰箋以容及璲與帶相類則皆指體言也故爲容刀與瑞知紳帶垂三尺者禮記玉藻云紳長制三尺是也行止有節度亦總三者之管苑蘭之葉○傳云葉猶辭也定本云然其德不稱服

支也童子佩韁

傳

韁玦也能射御則帶韁

傳

云韁之

言沓所以彊沓手指○韁夫涉反玦本又作決

傳

音同沓徒答反彊苦侯反

正

傳

玦○韁之言沓○正義曰傳云玦者以禮及詩言決拾車攻傳曰決鉤弦也繕人註云玦挾矢時所以持弦飾也著右手巨指引上喪禮曰玦用正玉棘若擇棘則天子用象骨爲之著右臂大指以鉤弦闔體大射士喪註皆然以士用棘故推以上用骨大射註諸侯亦用象骨以大夫用骨不必用象彼註云鉤弦與

車攻傳同則一也。拾一名遂以韋爲之著於左臂。所以遂弦與玦別。鄭以禮無以韁爲玦者故易之爲沓。士喪禮目纊極。二註云極猶放弦也。以沓指放弦令不挈也。生者以朱韋爲之而三死用纊又三明不用也。知生用朱韋而三者大射云朱極三註云以朱韋爲之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此是彊沓手指也。車攻云決拾既次箋云手指相比次亦謂巨指既著玦左臂加拾右手指又著沓而相比次也。

則佩韁能不我甲

傳

甲狎也

笺

云此君雖佩韁與其

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狎習。○甲如字爾雅同徐
胡甲反韓詩作狎狎

戶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反

芄蘭二章章六句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宋

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卽位夫

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

疏

河廣二章章四句至是詩

○正義曰作河廣詩者宋襄公母本爲夫所出而歸於衛及襄公卽位思欲嚮宋而不能止以義不可往故作河廣之詩以自止也序言所思之意經二章皆言義不得往之事。○箋宋桓至自止○正義曰左傳云公子頑烝於宣姜生文公及宋桓夫人故知文公之妹襄公桓公之子故知襄公之母

今定本無襄公之母四字然子無出母之道故知當桓公之時生襄公而出今繫之襄公言母歸者明思而不止當襄公時故云襄公卽位夫人思宋也所以義不得往者以夫人爲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爲一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大戴禮及家語皆云婦有七出不順父母出爲逆無子出爲絕人世淫泆出爲其亂族疾姤出爲其亂家有惡疾出爲其不可供粢盛多口

出爲其離親盜竊山爲其反義有三不去有所娶無所歸不去更三年喪不去前貧後富貴不去於今令犯七出雖在三不去之中若不順父母與淫無子亦出雖古亦應然以其終不可絕嗣與勃德故也諸侯之夫人雖無子不出以嬪妾既多不爲絕嗣故易同人註云天子諸侯后夫人不出是也知者以春秋魯夫人無子多矣皆不出若犯餘六出則去故雜記有出夫人禮又春秋杞伯姬來歸及此宋桓夫人皆是也王后犯出則廢之而已皆不出非徒無子故易鼎卦註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遠之而已以天子天下爲家其后無所出故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

杭渡也

云誰謂河水廣與一

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

耳非謂其廣

○葦韋鬼反杭戶郎反與音餘下遠與同狹音洽爲于僞反

葦至

喻狹○正義曰言一葦者謂一束也可以浮之水上而渡若桴棖然非一根葦也此假有渡者之辭非喻夫人之嚮宋渡河也河者此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

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箋

云予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跂足則可以望

見之亦喻近也今我之不往直以義不往耳非謂其

遠

○跂丘

跋反

跋

遠故杜預云宋今梁國睢陽縣也言跂足可見是喻近也言亦者以喻宋近猶

喻河狹故俱言亦定本無亦字義亦通

跋

喻河廣曾

云不容刃

箋

小舟曰刀○正義曰上言一葦桴棖之書作舠說文

作𦨇並

𦨇

小此刀宜爲舟船之小故云小舟曰刀說

文作𦨇𦨇小舟也字異音同劉熙釋名云二百斛以上曰艇三百斛曰刀江南所謂短而廣安不傾危者

𦨇

𦨇

也誰謂宋遠曾不崇朝云云崇終也行不終朝亦驗

近

河廣三章章四句

蘋生小蠻曰凡舊音一讀皆聲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爲

東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爲子僞反又如字詳

王並同從王伐鄭讀者或連下伯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至不反○正義

爲句者非傳伐不踰時故何草不黃箋云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是也此敘婦人所思之由經陳所

思之辭皆由行役過時之所致敘言爲王前驅雖辭出於經總敘四章非指一句也○衛宣至息

伯兮揭兮邦之桀兮

傳伯州伯也揭武貌桀特立也

云伯君子字也桀英桀言賢也

○揭丘列反

桀其列反

至特立○正義曰言爲王前驅則非賤者今言伯兮故知爲州伯謂州里之伯若牧下州伯則諸侯也非衛人所得爲諸侯之州長也謂之伯者伯長也內則云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彼州伯對閭吏

閩府亦謂州里之伯桀者俊秀之名人莫能及故云特立○伯君子字○正義曰伯仲叔季長幼之字而婦人所稱云伯也宜呼其字不當言其官也此在前驅而執兵則有勇力爲車右當亦有官但不必州長爲之竭爲武貌則桀爲有德故云英傑傑亦特立與傳一也**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殳長丈二而無刃

云兵車六等軫也戈也人也

殳也車戟也箙矛也皆以四尺爲差○殳市朱反長如字又直亮反軫本亦作轄之忍反箙在由反發聲矛音謀**殳長丈二而無刃**○正義曰考工記云殳長尋有四尺尋八尺又加四尺是丈二也冶氏爲戈戟之刃不言殳刃是無刃也**兵車至爲差**○正義曰因建而述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

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箙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是也○彼註云戈殳戟矛皆挿車轔此云執之者在車當挿轔則執之此據用以言也又廬人先言戈殳車戟箙矛之長短乃云攻國之兵又云六建旣備車不反覆注云六建五兵與人也則六建於六等不數軫而數夷矛不引之者因六等自軫歷數人殳以上爲差之備故引之六等者自地以上數之其等差有六故註云法易之三才六畫非六建也建者建於車上非車上所建也凡兵車皆有六建故廬人先言戈殳車戟箙矛夷矛乃云攻國之兵又云六建旣備六建在車明矣但記者因箙矛夷矛同爲矛稱故自軫至矛爲六等象三才之六畫故不數夷矛其實六建與六等一也若自戈以上數爲六等則人於六建不處其中故鄭云車有天地之象人在其中焉明爲由此故自軫數之以戈軫爲地村人殳爲人材矛戟爲天村人處地上故在殳下如此則得其象矣或以爲凡兵車則六建前驅則六等知不然者以考工記兵車六等之數鄭云此所謂兵車

也明兵車皆然非獨前驅也前驅在車之右其當有
勇力以用五兵不得無夷矛也司兵云掌五兵鄭司
農云五兵者戈殳戟箙矛夷矛又曰軍事建車之五
兵註云車之五兵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則
無夷矛而有弓矢則前驅非步卒兵有夷矛明矣知
步卒五兵與在車不同者司右云凡國之勇力之士
能用五兵者屬焉註云勇力之士屬焉者選右當於
中司馬註云弓矢殳矛戈戟相助凡五兵長以衛短
短以救長以司兵云建車之五兵則步卒五兵與車
兵異矣夷矛長非步卒所宜用故以司馬註五兵弓
矢殳矛戈戟當之車之五兵云建與六建文同故以
司農所云戈殳戟箙矛夷矛當之勇力之士屬司右
選右當於中則仍是步卒未爲右也故以步卒五兵
解之步卒無夷矛數弓矢爲五兵在車則六建除人
卽五兵以弓矢不在建中故不數也其實兵車皆有
弓矢故司弓矢云唐大利車戰野戰枉矢絜矢用諸
守城車戰又檀弓註云射者在左又左傳
日前驅歛大射而殺之是皆有弓矢也

自伯之東

疏自伯之東○正義曰此時從王伐鄭鄭在衛之西
南而言東者時蔡衛陳三國從王伐鄭則兵至京
師乃東行伐鄭也上云爲王前驅卽云自伯之東明
從王爲前驅而東行故據以言之非謂鄭在衛東

首如飛蓬

傳

婦人夫不在無容飾豈無膏沐誰適爲

容

傳

適主也○適都歷反註同

爲于僞反或如字

云人言其雨其雨而杲杲出日

杲

傳

果果然日復出矣○果古老

反出如字

云人言其雨其雨而杲杲出日

日

傳

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果古老

反出如字

云人言其雨其雨而杲杲出日

沈推類反復

扶

又反下同願言思伯甘心首疾○厭於豔反下同嗜

市志反憂思息嗣反

疏

願言

念也我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所貪口味不

能絕也我憂思以生首疾○厭於豔反下同嗜

市志反憂思息嗣反

疏

願

思伯耳心首疾。○毛於二子乘舟傳曰願每也則此願亦爲每言我每有所言則思念於伯思之厭足於心由此故生首疾。○傳耳厭。○正義曰謂思之不已乃厭足於心用是生首疾也。凡人飲食口耳遂至於厭足故云耳厭也。○箋如人至不能絕。○正義曰箋以耳心者思之不能已如口味之耳故左傳云請受而耳心焉始欲取以耳心則耳心未得爲厭故云我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耳口不能絕耳與子同夢義亦然。

焉得諺草言樹之背

傳

諺草令人忘憂背北

堂也

箋

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焉於虞反

毛以爲君子既

過時不反已息之至甚既生首疾恐以危身故言我

憂如此何處得一忘憂之草我樹之於北堂之上冀

毛病也。○瘡音每

疏

焉得至心瘡。○毛以爲君子既

諺草至北堂。○傳諺草至北堂。

正義曰諺訓爲忘非草名故傳本其意言焉得諺草

謂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草不謂諺爲草名故釋訓云
諺忘也孫氏引詩云焉得諺草是諺非草名也背者嚮北之義故知在北婦人欲樹草於堂上冀數見之明非遠地也婦人所常處者堂也故知北堂士昏禮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註皆云北堂房半以北爲北堂堂者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爲北堂房半以南爲南堂也昏禮註云洗南北直室東西東西直房戶與隅間謂在房室之內也此欲樹草蓋在房室之北堂者總名房外內皆名堂房半以北爲北堂房半以南爲南堂也昏禮爲堂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

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

人民也

○育生長也

○狐音胡喪息浪反下註同

妃音配下註同殺所戒反又

所例反所以育人民也本

有狐

三章章四句至人

民○正義曰作有

狐詩者刺時也以時君不教民隨時殺禮爲昏至

使衛之男女失年盛之時爲昏而喪失其妃耦不得早爲室家故刺之以古者國有凶荒則減殺其

禮隨時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使爲夫婦所以蕃育人民刺令不然男女失時謂失男女年盛

之時不得早爲室家至今久而無匹是喪其妃耦非先爲妃而相棄也與氓序文同而義異大司徒

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日多昏註云荒凶年

也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是凶荒多昏之禮也序意言古者有此禮故刺衛不爲之而使男女失時非謂以此詩爲陳古也故經皆陳

喪其妃耦不得匹行思爲夫婦之辭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

傳

興也綏綏匹行貌石絕水曰梁

○綏音雖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傳

之子無室家者在下曰

裳所以配衣也

箋

云之子是子也時婦人喪其妃耦

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爲作裳者欲與爲室家○無爲于僞反

○疏有狐至無裳○正義曰有狐綏綏然匹行在彼淇

水之梁而得其所以興今衛之男女皆喪妃耦不得匹行乃狐之不如故婦人言心之憂矣是子無室

家已思欲與之爲室家裳之配衣猶女之配男故假

言之子無裳已欲與爲作裳以喻已欲與之爲室家

當配夫故云裳所以配衣二章傳曰帶所以申束衣知綏綏是匹行之貌○傳之子至配衣○正義曰以此稱婦人之辭言之子無裳則謂男子爲之子也故言之子無室家者直指言無裳則因事見義以喻已

則傳皆以衣喻夫以裳帶喻妻宜配之也故箋云是子無裳欲與爲室家之道申說傳裳所以配衣之義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傳厲深可厲之旁滯反心之

憂矣之子無帶傳帶所以申束衣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傳言無室家若人無衣服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

之而作是詩也

○瓜古花反遺

木瓜三章章四句

義曰有狄之敗懿公時也至戴公爲宋桓公迎而立之出處於漕後卽爲齊公子無虧所救懿公卒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傳

木瓜

木也可食之木瓊

玉之美者琚佩玉名

○瓊求營反說文云赤玉也

琚音居徐又音渠林音茂字亦作

茂爾雅云楙木瓜也

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云匪非也我非敢

以瓊琚爲報木瓜之惠欲令齊長以爲玩好結已國

之恩也

○爲好呼報
反篇內同

正義

投我至爲好○正義曰以衛

而不能乃假小事以言設使齊投我以木瓜我則報

之而不能乃假以瓊琚我猶非敢以此瓊琚報齊之

木瓜欲令齊長以爲玩好結我以恩情而已況今國

家敗滅出處於漕齊桓救而封我如此大功知何以

報之○
傳木瓜至玉名○正義曰釋木云楙木瓜以

下木桃木李皆可食之木則此木瓜亦美木可食故

郭璞云實如小瓜醉可食是也以言瓊琚琚是玉名

則瓊非玉名故云瓊玉之美者言瓊是玉之美名非

玉名也聘義註云瑜玉之美者亦謂玉中有美處謂

之瑜瑜非玉名也有女同車云佩玉瓊琚故知琚佩

玉名此言琚佩玉名下傳云瓊瑤美石瓊玖玉名三

者互也琚言佩玉名瑤玖亦佩玉名瑤言美石玖言

玉名明此三者皆玉石雜也故丘中

有麻傳云玖石次玉是玖非全玉也

投我以木桃報

之以瓊瑤

傳

瓊瑤美玉○瑞音遙說

文云美石

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傳

瓊玖玉名○玖音

久書云

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

傳

瓊玖玉名○玖音

色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傳

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

苞苴之禮行

傳

云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尚書曰厥

苞橘柚

○苴子餘反橘均栗反柚餘救反

疏

傳孔子至禮行○正義曰孔叢云孔子讀詩自

二南至於小雅喟然歎曰吾於二南見周道之所成

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易於淇奥見學之可以爲

君子於考槃見遯世之士而無悶於世於木瓜見苞

苴之禮行於縕衣見好賢之至是也傳於篇末乃言

之者以孔叢所言總論一篇之事故篇終言之小弁

之引孟子亦然○疏以果至橘柚○正義曰箋解於

木瓜所以得見苞苴之禮者凡以果實相遺者必苞

苴之此投人以木瓜木李必苞苴而往故見苞苴之

禮行知果實必苞之者尚書曰厥苞橘柚橘柚在苞明果實皆苞之曲禮註云苞苴裹魚肉不言苞果實者註舉重而畧之此苞之所通曲禮註云或以葦或以茅故旣夕禮云葦苞二野有死麕白茅苞之是或葦或茅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四句

毛詩註疏卷第三

三之三

毛詩註疏卷第四

四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王黍離詁訓傳第六

陸曰王國者周室東都王城畿內之地在豫州今之洛陽是也

幽王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詩不能復

雅下

列稱風以王當國猶春秋稱王人

王城譜

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

也周以鎬京爲西都故謂王城爲東都王城卽洛邑漢書地理志云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韋昭云通在二封之地共千里也臣贊按西周方八百里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